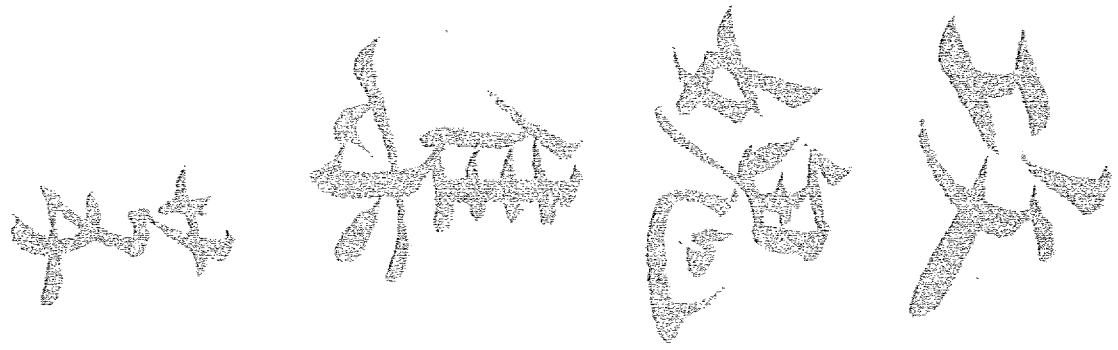

宋 樓鑰 撰

誌銘

戴伯度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鑰叨薦于鄉時二戴皆在前列曰機爲詞賦之冠曰樟以周禮選長字伯度皇戴氏世爲鄞人居桃源鄉曾大父侃以財雄大父覺以通經屬文上禮部不及仕而卒父汝明能傳家學見二子蚤歲競爽尤篤意訓教母夫人朱氏亦課督之一日俱擅場

屋聲父以二子故壽封至宣義郎贈五品服母封孺人而戴氏愈著伯皐擢乾道五年進士科終紹熙之元始以特恩補官鄉黨固已歎其晚暮纔歷金華簿待次鐵冶而一疾已矣寔嘉泰元年二月甲午也君之子燧以行狀踵門泣且拜曰既已忍死治墳于鄉之萬隩將以十二日丁酉襄事敢求銘吾伯度耶讀其狀則爲之泣曰蓋嘗銘子之祖矣忍銘吾伯度耶讀其狀則袁和叔之文也和叔不輕許可又爲伯度內弟知之尤深無一語溢美又念頃與昆仲定交晚與伯度益厚君

之歸余偶苦足疾竟不及一見遂備錄所狀益以見閒而系之以銘惟昆仲皆游郡庠朋儕斂祴畏之伯度尤長于賦俊逸而不局體物匠意有前輩風君初調迪功郎紹興府蕭山縣尉未上丁宣義憂服除始爲主簿官雖卑惟旣厥心夜漏未盡而起旦卽坐曹簿書鉤校不遺纖微皁吏莫不苦其勤憚其嚴而心敬服焉事不詭隨亦不苟異每以出位近名爲戒歷事五太守或寬或嚴同列或未免少變君趣操自若曰吾知盡吾職爾爾田賦之入異時莅其事者有刻下奉上以溢

數爲能輸者苦之累月而未畢漕以屬君更前之爲僅兩月告具貧弱下戶有積年未盡輸者守倅督之君詢究得實言于郡曰民畏法敢有不盡吏擅私隱欺爾郡計幸無乏奈何重困吾民守悚聽呶命蠲減合七萬餘緡先是縣吏輕侮士類被以惡名有赴愬者多沮挫不能自直而眞爲姦者庇之君處心公平于吏無所聽沮者伸而庇焉者屛迹邑人稱誦之守與憲交薦其詞甚美既終更今丞相謝公一見深念之以爲提點江淮湖北鐵冶鑄錢司檢踏官踰年會屬疾以承務郎致仕終

于家享年六十有七娶汪氏二子長卽遂也次炳女適
嚴仲游伍玠方復嚴輔之皆里士孫男埙壎一女君風
規峻整志尙卓犖恥與碌碌者伍平居介然未嘗諂辭
令色蕲悅于人非道義之契不與深語區別善惡若已
甚者而德性溫溫會懷四達不設防畛各謹
朝夕不敢少忤其意友愛諸弟于仲氏尤篤撫存孤嫠
族黨稱述初師事鄉先生高公開而深爲先生之兄侍
郎公所器重自是爲學愈力有勝已者必從之研窮講
切日進而不止根本諸經博采百氏喜史漢書敍事奮

筆妙之沛若泉湧英詞麗藻出必驚俗愈出而愈新光
工偶儷之文如覩寶藏金珠象犀爛然溢目喜作七字
詩多關風教有鼇齋集十卷蓋庶幾乎詞人之秀一第
易爾而困躓若是人爲慨嘆君處之怡然無隕穫憔悴
之色晚得一官稍見施設方爲當路所知則又不幸而
病病愈復作竟致大故嗚呼如彼其才發攄素蘊足以
顯于用顧若是而止乎然君之持身傳後自有不可泯
沒者官金華也俸入至微而尉廩差厚守曰主簿尉皆
等爾而勤怠有間勤者薄而怠者厚可平使均之固難

不許曰吾以懲勸官吏非爲主簿也然卒不受其義利
昭晰如此官事稍暇時從名勝相與講貫有日新之益
教詔二子朝夕諄諄無非切己曰吾平生所守不欺二
字而已其子亦刻志自立親炙師友將大其門君之培
養根源顧不厚哉銘曰

昔吾鄉今兵燹求故家今無幾訪載氏今故廬自熙壑
今猶在信不陋今不修川流今無窮喬木今高風忽不見今伯度儼丹青今德容嗟一篑今齊
名抱器業今長終百不試今二泣遺稿今焉從幸素

業兮有傳庶不墜悼兮士中表斯銘兮宿草尚過者兮必恭

駱觀國墓誌銘

易道不明久矣夫子之于易不可及已然讀之至于韋編三絕是時十翼猶未作也近世通易者莫如康節先生亦寫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今北明易能讀者蓋寡嘗聞旁邑有駱君觀國能凌晨暗誦全帙大寒暑如一日至老不廢每歎以爲難及而未之識近者叔父學寘與從子沐致郡博士楊君成己之意

云有里士駱士宏謁與之有連求志其先人之墓既而沐
又介以見泣拜且請就閱行實卽觀國也乃爲序而系
之銘駱氏統仕吳爲偏將軍封新陽侯姓苑曰東陽人
又曰會稽烏傷人至唐有賓王以文章顯貫義烏實烏
傷也五季之末有友義延訓者相繼爲台守自義烏徙
寧海遂爲邑人君諱季友觀國其字也曾大父益大父
全父恂世爲著姓君于兄弟爲季幼敏慧父奇愛之多
買書而題其卷末曰留遺子孫君少長卽感勵力學未
冠而父與長兄俱亡母項氏以悲憂感疾氣癥如石鍼

藥弗及君創屋一區寬明溫清娛侍無闕家人化之未期年而頓愈至九十以壽終鄉黨稱孝事仲兄尤謹協力克家嘗讀佛書有感脫略世故逍遙林壑者數年儼若凝思專以達性爲事聞儒士釋子有理學明徹者不問遠近必往叩請後果通悟幡然而歸曰吾乃今知天地萬物初無二致儒墨殊塗而同歸求其體用具存者莫大乎吾聖人之事業精義入神所以致用由是求爲有用之學家政益井井有條年近五十不復作出仕念讀書必研究至極嘗自嘆曰若欲窮理盡性知時識勢

開物成務無出于易非圓機之士孰可與論是哉其子至前問取卦爻象辭以警之使之通貫而後已子雖鍾愛十歲卽就外傅有名士必使從之遠亦不懼歸必使誦所聞士宏讀孟子至引而不發躍如者何以得此此不可以口耳章句求之語至數四且令掩卷曰此正孟子警拔人處旣而不待發尚思其所士宏鬱然因名以躍而字以子發後始改焉瀹熙間高宗慶霈封迪功郎致仕非其志也鰥居二十餘年不復再醮獨處一室植竹繞榻而讀書其中雍容閒雅作詩

如其人暇則風詠以自適日涉家圃好吟歸去來辭其于聲利澹如也性耿介事有曲直必爲之辯析里人憚之感疾既革神閉氣定不異平時至親環立忽語之曰生必有死世間止如此爾初非異事命筆俾書四句頃之氣絶慶元五年十月七日也娶同里魏氏生一男士宏也二女長適進士王夏國子監丞知信州及之堂弟次適楊考叔成己之從兄也孫男五人朝宗光宗儒宗可宗皆業儒開宗尚幼以嘉泰元年九月十四日葬君于縣北大中山之原合孺人之墓余將屬稿會聞風劉

尤叔次皐過余問以鄉評曰此眞吾邑之善士也贊余銘銘曰

君之于易日讀一通百徧義見況終其躬學成不試得正而斃積慶之餘尙啓來裔

朝請大夫曹君墓誌銘

紹興李莊簡公光以直道大節屹然爲中興元臣聞四明曹公粹中之賢妻以長女翁壻間自爲知己學問大率以躬行實用爲先眞有冰玉之譽君其仲子也天資穎悟記誦絕人長而力學旣有家傳而又源流外門氣

節自許詞章煥發落筆千言仕雖不顯而見于政事有可紀者足爲一世名士余里人也客授東嘉君時主平陽簿深歎其不可及交情日深三十年來君之文益工政益明操守益固方相期爲世用而遽亡矣哀哉將葬君之子孝忠以行錄泣求銘君諱盎字囷明明之定海縣人曾祖愼徵贈宣教郎祖實贈奉議郎曾祖妣閔氏黃氏皆贈太孺人父朝散郎建鹽府通判君既升朝累贈中奉大夫妣太宜人乾道三年君以中奉致仕恩補將仕郎明年銓試上等授迪功郎爲平陽主

簿次調江陵令遭內艱淳熙九年循從政郎監行在贍
軍激賞酒庫十五年以舉者改宣教郎
既書再考引親嫌改知福州長溪縣慶元改元通判楚
州六年授福建轉運司主管文字積官至朝請大夫嘉
泰二年九月朔以疾終于官舍享年六十有八娶陸氏
封宜人子二人長孝忠也將仕郎次孝先當被遺澤一
女尚幼十月還鄉三年三月癸酉葬君于奉化縣禽孝
鄉童隩先塋之側宜人祔焉君兄弟競爽而君尤俊邁
不羣十二能作舉子業未冠已博綜經史百家之言天

文地理與夫天下形勢兵家之學靡不通貫詩章文賦
命題立就動輒驚人少嘗留題盦都金精山有曰手擎
白日浴滄海氣使列嶽如羣兒中奉見之爲失色且戒
以力除此等氣象見其留心詩文以爲當究經術務爲
實學君自是日則幹蠱夜則讀書昏定辰飲三盃君止
求小盃罷書燈上至四鼓酒溫始一引而寢奉親盡于
敬愛不忍頃刻違膝下貧不足養恐貽親憂至躬負米
之勞中奉被疾衣不解帶藥必先嘗既革許誦金剛經
萬卷誦之終身至于倍蓰自少攻苦食淡忍貧自克奉

身至薄至用于義則不吝尤篤于友愛伯氏多女爲嫁
其二餘又厚助之介弟富江陵遠宦相值情好尤篤見
其子與能書不翅身得之喜幼弟早亡撫其孤爲次子
卽孝先也其在平陽能聲已著上司委以事幾無虛日
訟者亦多自請求決士民歸心去而挽留殆不容行侍
郎曾公遠自温除漕深知其才而薦之大卿辛公棄疾
帥江陵治盜牛者配江州吏緣其意欲沈之
江君慨然稟白公改容歎賞卒俾如令寸金隄去城二
里實捍大江衝突之患歲役人夫數千具文而徒勞君

調夫均平躬自督課增卑培厚以爲永利又以農隙修
築沿江官隄使前日巨浸衝決之地復爲膏腴流移歸
業耕墾日闢諸司公舉具載實跡南軒張公栻尤知君
引置幕其舉詞有云直論敢言不肯詭隨有足嘉者
權酤餘杭京尹尚書張公枸韓公彥質更薦之遂以更
選公餘任刀筆之須談笑揮翰無難色嘉與劇邑且當
孔道牒訴山積君以五鼓秉燭治事遲明而畢人歎其
敏既至長溪卒公帥閩以鬻鹽來委君謂縣爲出產之
地開國以來嘗與民爭利持不可帥怒易糾曹比至

帥已釋然不使就職相與觴咏彌旬會貳車闕卽以處
君其在山陽尤悉邊事帥漕總餉合詞乞不次擢用嘗
論五事一乞令楚州守臣仍舊節制出戍軍馬二乞開
壽河以爲山陽儲餉之備三乞申嚴淮禁四乞止用官
會不必再印兩淮鐵錢交子五乞開淮東荒田以實邊
儲習邊事者皆以爲當思欲一登玉陛方寸之地以吐
胸臆而所向不偶性素剛銓部偶有遺漕幕見次授之以
歸會閩中歲旱自使長此不可謂細故繹黃疇訴赤眚
勿論辨析滯訟疏決岸獄加以振貸庶可感格貳卿會

公炎悉從其說隨獲甘澍君位不稱德其見于政事者
止此中奉詩易皆有傳先以詩傳俾鑰爲序而刊之遺
藁自甲至辛凡八帙尚可傳遠也君之屬文兼備衆體
高宗七十之慶一時文賦表頌獻于闕下者無慮千數
君進賦篇無媿古作尋有旨付後省看詳取文理優長
者十人以聞給事王公希呂中書舍人鄭公丙李公木
以君爲第六觀者無不嘆服其工開府吳公琚倅京邑
監漕臺試夢神人
語同事俱異之君時自平陽來試吳得君名而喜已而

果在選中比爲漸漕君引夢事爲詩以見之吳公加禮
焉君抱負不凡動以古人自期標致甚高不合于俗每
少留所至放達不暇商計嘗嘆曰識眞者少從古以然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君御家嚴整居鄉尚和处老童孺
相爲頤妝非意相干自能理遣晚卜築奉川一區雅潔
聚書萬卷多手自讎校每言夜以一燈觀書積學老不衰客至則討論古今觴詠奕棊意
一燈觀書積學老不衰客至則討論古今觴詠奕棊意
殊不倦客去則凝坐一室多採釋氏高勝之言可以警

悟者書之坐右自號牧庵居士不喜雜交以傍人門爲
恥骫骳兀傲自適其適適旣不能少貶以求進使得壽考
爲鄉里老成夫豈不可中更游宦處此室廬僅十稔而
夫婦俱以喪歸可哀也已宜人世居台之寧海會祖熙
祖展父之機起于富室而溫恭勤儉無媢嫉之私事姑
相夫婦道惟謹君有幼妹寡居君欲奪而嫁之妹自以
姑嫂相處無間不願再適同居二十年此尤可稱者君
之成家出處無玷缺內助爲多年纔五十有二先君一
年卒七月二十有一日也孝忠痛怙恃之繼亡併求著

其母之賢亦君平時之所稱者奎聯書之以慰孝子之
思云銘曰
矯矯囚明天與令姿學有自來而文益奇駢四儷六鷟
論工詩奏賦明光大放厥辭見于有政精敏光輝才高
位下知我者希胸中耿耿嘿不得施吾徒掌制愧先于
之伉儷同穴行道興悲我銘其藏慰爾考思

參議方君墓誌銘

余爲兒時先光祿知烏戍巳知秀州使君方公之名既
冠公守四明纔三閱月而去民歌之至今乾道七年由

永嘉郡文學爲秀之攷官公方奉祠居城中訖事始得一拜牀下侍德容聆教言從同事者各詢其鄉里官所之詳故家遺象寬弘歎仰前輩風度以爲不可及公既云亡始識其子夷吾納交雖淺而意甚親後貳司府夷吾之子叔恭爲打套局喜其有父祖之遺風遂薦之幸遂識方氏三世嘉泰元年閏夷吾以九月八日終于家二年叔恭等既以二月甲申葬君于臨安縣靈鳳鄉歸長山之原祖禰塋次以書來求銘銘新浙西參議官王明清仲言實余所敬娶君之女弟既狀其行又助之請仲

言有史學書詳備乃據其實而系之銘君諱導爽吾其字也方氏自周之方叔以來遠有世譜後居嚴之廬鷁慈原晚唐元英先生以詩鳴七世而楷以進士起家仕至鴈部員外郎生蒙朝散郎尚書屯田員外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君之曾祖也妣陳氏贈永嘉郡夫人祖元修朝請郎大名府主管機宜文字贈特進妣王氏贈餘杭郡夫人父滋文閣學士通議大夫累贈少師妣李氏贈越國夫人少師未四十而專城擁麾幾徧東南所至有惠愛晚登從班隱然爲一代名臣及見正始源流深遠

所交皆當世名士在二廣八年自趙忠簡公鼎張忠獻
公浚洪忠宣公皓李莊簡公光諸巨公皆爲秦氏所擯
斥流散湖廣或在海外秦方興羅織之獄急進者睥睨
遷客以爲奇貨少師獨一一以時存省饋遺濟其之絶
不幸殁于煙瘴者又爲津致北歸旁觀者危之曾弗之
卹竟亦不能害此其最爲世所稱君忠厚孝謹自儒耳
染之久故濟物之心切因得師承侍郎橫浦張公九成
又從御史樊公光遠三山宗丞林公之奇游講究精徹
達識宏度是以似之局于名位雖不得展布而平生出

處有可書者紹興十九年以郊恩補將仕郎尋兩該恩例循右從事郎二十一年差充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改辟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少師罷四明寓杭州嶽廟凡兩任孝宗登極循右文林郎乾道初元少師出疆以親屬恩循右承直郎差充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七年入幕冬遭內艱九年丁少師憂淳熙三年兼兩浙運司造船場八年改通直郎知湖州武康縣明年明堂大禮賜緋衣銀魚十二年差通判平江府十六年光宗覃恩

授朝散郎紹熙二年到官五年差知沅州主上覃恩授朝散大夫請祠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祐觀三年差知黃州復請武夷之祠久之差淮南安撫司參議官而遂已矣享年六十有九積階至朝請大夫娶常氏御史中丞同之女君女之姑秦國太夫人所出封宜人相敬如賓動合法度閨閫視以爲則子男三人長叔恭也朝奉郎新通判臨安軍府事次叔寬宣教郎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皆賜緋魚袋次叔敏繼季弟後承事郎新監鎮江府大軍倉女四人長從釋氏次適進士張淳

厚次適計訴季尙幼孫男六人熙將仕郎黙
補官黙熊賂縣然女五人長未行次適承奉郎知常州晉
陵縣丞張佺齡次許嫁四明史文卿餘皆在襁幕王丞相惟爲
藩餘尙幼初君在襁幕王丞相惟爲君賢君
亦疚心協贊多所平反德清縣鞫茹氏獄
如律君究其實乃鄰邑鄉民因舊新致競爲怨家誣訴
兩造俱斃案中皆牽連者又婺有倡家子規富室之産
既已伏辜而閭訟不已君悉白使者平其獄會公大喜
欲以論薦而君憂去矣船場在華亭造船本錢舊屬五

郡期會玩弛歲額侵虧君克勤細務額既登足異時闕
廩貸物者俱償之潛司千青龍鎮拗許浦移屯寨屋三
百餘間久之未定君承檄定基既便于事請以所征商
販木植爲用材兒曰而辨仍爲痛除重征之弊武康密邇
行都易致越訴君律身既嚴剖決公平不科罰一錢寬
猛得宜訟亦衰少縣出絲纊賴以濟稅課郡利其羨使
別儲以俟會縣無所從出商人患苦倍征旁出山嶼公
私交病君請于郡復舊規蠲宿逋申法禁減則例以招
之曾不踰時來者輻輳井邑亦爲之改觀米運至豐儲

倉退卻至數百斛典吏鬻妻子不足以償君爲于他州
賤糴取贏以補其數又以餘貲代下五等畸稅義役良
法也行之或反以致害君更立規式勸諭誠篤民咸信
之追科不事鞭扑閭出郊野食用百須皆以自隨無纖
粟之擾于是爭先就役他縣至取以爲法後有欲更張
者老稚叩閽幾二千人竟仍其舊嘗久雨有怪民昌言
水且大至人皆悚懼謀避亟捕至庭焚其書帙繫以俟
期既不驗杖而遣之有訴夫久出不還知其必死而迹
不明者君爲設方略得姓徐者一問皆承境內盜賊帖

息雨暘致禱多驗祚值豐歲上下熙然寓客任公紳諫議古之從兄也靖康失母長齋泣血以求之金人歸我河南徒步走北方奉之以歸孝行上聞擢敕令所剛定官改秩主管官告院母終廬墓事之如生與世相忘久矣君訪其家列其高節于朝捴懇備至遂賜金紫聞者欽嘆風化之美提刑劉公穎行郡謂太守曰自蘇至此惟武康無一詞至前蓋君專務行所學視四境如一家不表暴以取赫赫名而民受實惠便坐有梧桐瑞香一日甘露降其上晶瑩潤液浹日不晞邑人聚觀士夫形

于歌詠者數十人甚去也遮道挽留越境追送者不以數計此豈可力致耶吳門最號劇郡君關決開暇貳卿沈公棨同里之舊相得甚歡外臺多屬公以事無不得其平兩攝郡事尤爲得體秩滿久滯逆旅今丞相謝公深甫大資政趙公彥逾俱在起部亟稱公始有沅州之命黃州陞辭乞銓擇巡檢以備不虞又論犯茶鹽之禁多妄引仇怨與多藏之家乞不許淹延枝蔓數奏詳敏上甚悅皆見于施行逾年會言路申飭七十之制君官簿適及即爲納祿計再就祠祿又授議幕皆非其志也吳

門苦旱嘗躬禱于橫山龍母祠有隨車之應都城延燔
之後人情未定秀亦連歲大旱公憂惴尤甚若任其責
者率里人禱于道宮極其精誠至四晝夜雨爲霈然既
病猶以裕民之要聞于廟堂丞相擊嘆致謝少師在番
禺羅致洪忠宣公長子适爲屬丞相文惠公也仍命君
定交其處郡齋文惠入相然後引之退然惟循塗守轍
而已入仕甚早重去親側居官之日可數若割股以救
越國之疾執親之喪號慕幾致滅性皆人所難誦列子
如流達其旨奧尤喜讀通鑑篤其治亂原委往往懸合

嘗論太湖高于運河當疏雪川浦漫之要者庶無饑歲
後湖守得其說爲之果有功焉少師歷最久非令甲
當給者悉不取閒居又成與民爭利君子遺訓惟謹歲
歉或食不足未始以語人也取友必端志趣相投一見
如平生歡若非其人雖强附弗與生肯弱冠夜聞有溺
于江者踴力拯之從叔希文以寫京師少師解衣推食
君又爲畢其喪葬婚嫁事隆興二年金人犯淮少師守
鎮江警檄交馳君日視烽火安危之報多至夜闌軍士
有失號者法當誅君默念之尋訪而還其人少師喜爲

似我也明年凶荒之後飢孚盈路嬰孩悲啼不忍聞君取道旁數十人育之皆遂全活既長男女各有所歸或詢訪其家而還之好周人之急假貸亦隨力而應之施藥餌以濟貧疾歲時酒炙以遺鄰里先有小圃相羊其中客至稱家有無歡宴終日不倦蘇氏女兄既寡奉之盡禮晚年病劇弟合處夫婦垂白子孫衆多聳敬滿前雍睦之風鄉閭稱焉又以平日見聞爲覺幼呼子弟戒以孝弟保家終始從約書四句偈以見志嘗有得于佛書長從大慧宗杲游且死猶誦杲舊所遺

法語而逝是皆可銘銘曰

惟方叔之在周兮以壯猶而爲勇子孫蟬聯兮見衣冠之光寵元英出晚唐兮擅詩名而最重六傳七傳兮有盛德之遺種禱名臣于我宋仰少師之深仁厚義兮信釋氏之抱送祠求子兮感精神于吉夢君之初度兮惟慈顏之是奉孝弟根于心兮利欲不爲宇量是似兮以往兮仁將不可勝用源流老蒼兮學無之動推是心以治忽兮寤沖虛而成誦小試雖不得騁不綜策于古之治忽兮寤沖虛而成誦小試雖不得騁分著聲望之日聳片言可以折獄分幾空庭而無訟蹇

挽須與扣閽兮何不納而有衆致甘露之下隆兮著碧
梧而流湩懷憂世之心兮不敢諫而以諷吐其一二以
自見兮言必有中悲長者之云亡兮非夫人之誰慟幸
相從于九京兮依世上之巳隴詩以颺之兮顧何取于
折衷尚後之人傳業兮庶家風之接踵

知鍾離縣姜君墓誌銘

嘉泰元年春姜君子謙赴鍾離既餞之又爲攷濠梁故
迹爲大篇以贈別所以期之者甚遠也明年冬初其兄
鈐轄子陽來見涕泣而言曰鍾離弟將亡矣以書來相

報昭往赴之神出其書言甚悲而不亂問得疾之不可爲而復甦始不可免婦弱子幼詎兒來猶曰見攻媿尚書爲致永決之意鑰爲之失聲而泣然猶冀其無恙也未幾而訃至比聞請扶疾以往其遺書一卷甚備又曰求攻媿敷言以誌其墓甚友愛木叔標又得書云欲懇攻媿求銘而死不肯顏隨惟子深知我望與發揮之嗚呼子驀死生之際不亂如此而何拳拳于我之銘將葬木叔爲述其平昔大槩文核而事實子陽又以見屬余不得而辭也君諱

柄子謙其字也家世汴京曾祖佚故右侍禁閤門祗候贈武德郎祖寬故成忠郎閤門祗候贈吉州刺史以靖康避地始徙鄭今爲慶元府人父浩故武顯大夫累贈和州防禦使君既升朝改贈宣奉大夫母朱氏仁懷皇后姪也封宜人累贈碩人君初以世賞補承節郎監潭州南嶽廟秩滿充樞密院準備差使淳熙十二年轉保義郎監行在豐儲倉丁宣奉公憂服除辟差監婺州蘭谿酒庫十六年覃恩轉成忠郎紹熙四年轉忠翊郎是年登進士科改授承務郎知臨安府於潛縣丞五年覃

恩聘授承事郎慶元二年轉宣教郎知濠州鍾離縣五年轉奉議郎以疾卒于縣治十月四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娶魏氏丞相文節公母弟知蠙國府經略安撫使相之長許嫁迪功郎新黃州黃岡縣尉司馬遂三年九月乙酉葬君于縣之豐樂鄉東山唐家隴之原從治命也初姜氏之富甲于京師而喜延名儒以立家塾宣奉記覽多聞教子弟尤力兵火流離貲財蕩盡銖積寸累以立門戶雖事力不及上世之二二而儒風寖昌矣宣奉之弟諱濤始登科于紹興十二年終諸

王宮大小學教授君與四兄皆朱出模四取漕薦棫蒙
孝宗召對特除閣職樸雖抱疾不仕其子有暘屋聲桐
卽子陽也與君同升禮部君最幼一舉再垂翅南宮必欲
以科第發身感慨奮發蚤夜力學不知飢渴寒暑蚊虻
噆膚洛誦不輟謂事不成則無面目見先人于地下卒
遂其志又與子陽之子光同登後六年光之弟燧復躡
世科自爾兄弟之子薦漕臺登胄監入太學者相繼實
自君興之在密院時已名薦書不以宮卑而辭勞近郡
有禁卒犯階級而主帥不以實聞君上書樞密使周益

公謂軍政不修緩急何以使人語苦切公益公大奇之宣
奉之喪或言可免解官者君曰吾忍爲此哉倚廬三年
哭不絶聲不茹葷亦不入于家寺丞呂子約時仕于明
見其居處容貌愀然動色遂相與討論喪禮先表俗之
陋後數年貽書朋舊猶曰君執喪有禮足勉世俗士友
所共欽也君資素警敏初止銳意舉業年二十六七翻
然自以昨非爲悔有志于古人爲已之學一日謁呂公
近師友里社先達及四方賢士大夫遇之必斂衽求益
反覆門請其在蘭谿與婺女諸賢尤稔陶染既久懿恣

矯薄見于踐履臨事規規典刑中其進矣未已也於潛嚴邑士風久不振君之邑庠爲選士之秀者補弟子員每旦升堂講書校藝皆有尺度口授指畫與士日親朝夕而向學者彬彬然鄉舉占名者三而登第者二尹光庭者名在第五邑人榮之相語曰贊府作成之倡也昌化爲郡舊許民釀酒而輸賦于官有議欲榷酤者衆訴于府尹以屬君君或謂出于朝旨且欲以裨郡計君曰此實民便安可以漁奪卒免之老稚歡呼爭繪像立祠君力止其議尹益重之檄入僉幕贊助爲多君本以鍾離事

簡而往而訟牒紛委不減內地君之疚心剖析日力不足
夜以繼之內而和外剛勇于爲義人不能奪有獄吏罪惡
貫盈而持吏短長不能去有盜牛馬者就逮已得其情
而輒翻異君曰必吏教之也一鞫而服白于郡竄之遠
近無不快之者或言在君左右者皆其黨懲有爲之報者
君不爲動吏民聳服聲聞煒然外臺多以滯訟相委隨
卽剖決總領韓公亞卿以文章政事科薦于朝郡太守
尤加敬異應用之文又以屬君體素弱撫字已勞而種
學績文略不少懈縣事畢舉而君生長膏粱而

手度高勝簡澹清苦無聲色之奉又不喜飲酒藏書數
千卷凝塵滿室蕭然如物外人卽所居超蓮堂池西累
石創亭名曰磻隠時從雅士徜徉其中坐無雜賓尤工
小楷作詩清婉有思致文節公于詩少許可閒居惟雪
牕張武子爲山中客碧鈐泉石勝絕君每至甥館遇遊
賞必參坐論詩善與人交同寮相與如至親疾既侵至
相率寢食于縣齋醫禱盡力前數日卽命妻子治後事
已而屏人危坐既爲子陽書又書以與親故人人致訣
別之意作偈以寄禪衲之厚善者大書數紙以戒其子

弟區處細故纖悉明白意象正大思深而見遠皆平時
薰染講切見于躬行者如此可以信君之所存而推見
其所未爲者其亡也邑人爲之聚哭喪歸鄉曲無不爲
之痛惜者哀哉銘曰

嗚呼子謙是好名耶躬行自立疾沒世而無稱耶以其
學力致其身起其家施于政事未而見死生之際足
以不朽矣而何待于余之銘耶余方畸于人無用于世
吾何足爲九京之重輕耶顧言猶在耳遺墨未乾余不
得而默然悼痛之深將何時而卒耶

攻媿集卷一百六

誌銘

林府君墓誌銘

四明有善士林君諱碩字與祖開禧二年十一月七日卒年七十有四力學而不見于用言議亦無以表暴于鄉躬行于家里閭敬之其亡也弔者盡哀明年三月丙由葬于鄞縣通遠鄉金谷里之赤隴楊敬仲簡既識其壙袁和叔燮又狀其行樓鑰納交既久君之子若孫請

銘銘曰

惟林之先著籍于青五季避地遂居四明會祖曰簡隱德自高祖暐漫仕諡司戶曹財雄一鄉積豐施厚植德名堂用昌厥後父嵩儒科晚仕不顯節度推官官止清遠母也馮氏賢如軻親君少挺特雋于自信講學至勤求友至切質疑請益甚于飢渴網羅百家博覽彊記或問所在開卷指示儉不苟費傾貲買書手不停披萬卷有餘尋得目眚謂當佚我使人誦之竦聽無惰君之讀書根本經學久而愈明自詳趨約恭敬誠慤檢柅此身

劇暑甚病飯必冠巾心若無倦形體自攝聖學之要正
在兢業人靈于物知反爲累吾有知哉道斯可致執喪
謹禮水漿不入祭祀必齋戒規汲汲棘人之失退無後
言謀人必忠赴急必先清心寡慾不作無益聞過則喜
改無難葬色發不恤緯惟時是憂賢吾用舍如身戚休禹
功萬世寸獨何人究觀聖心專在爲民敬奉遺體不敢
不懼洒唾不輕爪髮藏去克勤小物動有舜則端勁小
楷見之心畫誦言行錄自深愧怍詠康節詩如在伊洛
郎行于家是亦爲政恂恂二子處恭事敬伯曰惟忠叔
文鬼集

曰惟孝字之以全義方之教叔既登科伯亦舍選人謂
君家處由積善伯也忽焉人疑于天崇二繼進纔閱三
年夫人曰任克相夫子叔官從政司越之理孫主邑簿
宣之旌德次傳省任不渝寧則增曰周嶠煒僅試一尉次
曰楊忻孫女惟二祖葬豐林遠七十里願依九京今從
其志君疾病矣呼友執別神氣泰定怡然不屑收視三
久已無晝夜今忘生死安有怛化君則無憾士友盡傷
倘其不亡視此銘章

戴攸仲基墓誌銘

乾道七年余客授東嘉蓋士夫之淵也職于學者多佳士而載君俊仲爲錄以文行爲鄉先生著春秋經解數萬言能爲詞章詩清婉有思致性質温粹不得而親疎久處庠校與之議事詳審而寡失故尤與之密君晝則日已嘗薦于鄉五上禮部至淳熙八年始以特奏名試南賀州文學尋授迪功郎婺州金華縣尉光堯慶壽恩循修職郎余去官十五年而復假守瞿州南嶽廟不可出避堂以舍蓋公而君已得末疾監潭州南嶽廟不可出矣徒有室邇人遠之歎十六年既以光宗覃恩循從事

郎余以八月去郡聞君以十有一月甲申終于家享年六十有八娶陶山張氏相敬待如賓家無閒言後君十五年卒寔嘉泰三年七月十二日也年十八十男二人誠之爲郡直學淇爲太學生女六人長適漁次適諸葛名法壽住處州回向院幼適王廷碩孫男三人欄枚復說次適包暹次適迪功郎廬州州學教授張泳次爲尼孫女五人君之喪以紹熙元年三月辛酉殯于德政鄉湖嶼之原夫人以開禧元年仲冬合葬焉君方領袖諸生時誠之已能屢試上游淇雖幼亦秀爽可喜與余諸

子同硯席雖嘆君之滯留庶二子之奮發今誠之亦困于場屋淇在上岸尚可望也公之初喪二子來求銘久而因仍未就夫人既祔又以請余投閒多病又復許久杜工部既葬四十年其孫過江陵謁銘于元微之一日而成余既許君之銘二十年而不就有媿多矣君性孝友幼失怙情語一及則痛自憫悼至飲泣不已弟一飛夫婦營沒力貧治葬撫愛其子女如己出開門授徒席下多名士郡延之學後進皆知所矜式至今猶推崇源所自而卒不偶茲非命歟經解三十卷文集號橫蕩頹

藁五十卷藏于家後人尙猶因此以見君之大概云俊
仲諱厚又字長文世爲鄉之著姓曾大父天休大父臨
父端夫俱隱德不曜後其有興乎從兄之子溪蘭之俱
擢儒科溪有盛名今爲兵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在君諸
生中尤傑然者也銘銘曰

嗟嗟俊仲鄉之勝流學博文優衿佩從游坎壈半生不
忮不求命也奈何所慼尤我銘雖緩尙銘諸幽後有
知者其惟春秋

通判姚君墓誌銘

四明自國初以來端拱二年至乾道末登進士科者幾二百人矣淳熙五年姚君穎始以第一人及第實爲吾鄉之光又其才業足以稱焉然之選意必遠到而竟以不顯可哀也慶元府會大修貢士堂于城南延師以教宗族之子弟子是姚氏後又有曰大任曰持曰孚者相踵擢第遂爲閭族學卽君之大父也尤號博洽三預計偕入太學宦情素薄再調和州錄事參軍遂致其事終左奉議郎父孝全封朝奉大夫致

仕賜紫金魚發毋宜人楊氏君在髫齔嶷然已有成人
風五歲讀書過目不忘十歲能屬文試鄉校占前列郡
博士疑之別命題使試于前應手成章時號神童師事
屯田鄭先生鍔累年能自刻苦洛誦多至徹旦幾忘寒
暑飢渴經史百氏傳記注疏下至稗官小說多所貫穿
大書論語置几案間又取二程上蔡龜山之書仁義禮
樂道德性命之說決擇是非類聚成帙以便講習文體
簡嚴自出機杼有以爲後時者曰是有命焉由漕臺試
南宮參知政事范文穆公成大以宗伯領貢舉得公文

奇之及發策集英推明中庸大學之旨幾數千言未論
敵國事宜尤備孝宗皇帝以其議論正大剴切親擢首
選而戒勿版行蓋不欲傳于外也聞嘉宴衛書旅裂篇
以賜授承事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特命員
外置力祈寢免上嘉歎而許之皇子魏惠憲王鎮吾邦
欲侈其盛命以騶哄鼓吹迓君而扁舟已歸郊居矣祖
妣史氏薨太師文惠王之姑時文惠再相侍立上前一
聞臚傳再拜謝恩丞相王魯公方知樞密院問與公何
物文惠道所以旦盛稱其賢曾公鍾愛

締婚焉曾公後因對及之孝宗曰簿中用趙逢墜馬事甚佳乃知簡眷之深也七年之官龍圖鄭公伯熊爲守相得歡甚繼之者治尙嚴君能濟之以寬乘間語之曰催科之急郡有十之一則邑十之五吏曹以爲利懼民之不堪也守感其言爲之霽威適大旱榷酤之課不登遽治苛峻君緩其期而蠲其無所從出者人心歡然甘澍隨應邦人尤德之八年被召有旨引見以未經審察辭不敢當次日遂對便殿君首以數被異恩敘謝繼論治體切于時者凡十有八條進讀未終玉音琅然云道

理當如是又於論義倉等利病及守令久任上皆嘉納除
秘書省校書郎供職之日胥吏例以雌黃塗數字請書
其上以應故事君不欲循襲非手校真不肯署啓書加以緘封
也時言路多選于館中頗有饋遺君不啓而還之魯公當國引嫌丐外周益公欲處以一郡君力
辭添差通判平江府又辭釐務不果館閣皆一時名勝
惜君之去相與餞飲道山用風流半刺史清絶校書郎
分韻賦詩以送之仲冬奉二親以行會郡治郊祀以會任館
職恩封及親吳門一都會地大事夥關決無壅吳江民

交訟久不決部使者以屬君邑以其人素不可追君曰
張官置吏非以治負弱正以制豪强耳豈窮竟黨與卒究
其獄一郡諒服君自念蚤以大魁丞輔藩斂藏淵靚若
無所能爲者間有所爲亦不欲人之指目爲能也不要
名不混俗無所阿附名齋曰迂鳴呼可謂深藏若虛者
矣十年禱旱勞悴感疾以終年纔三十有四官止宣教
郎屬纊之際語不及他惟以君恩未報親養不終爲恨
寔十有一月十三日也二子元特四歲元哲二歲一女
在二子之間君未第時欲卜築于鄞之陽堂鄉延壽山

至是遂以其年十二月壬申歸葬妻以丞相恩封孺人
于時年二十有三泣告父母誓不背姚氏卻鉛華不御
賦柏舟之詩撫其子女大夫公夫婦至今壽且康歲
時供婦禮無敢慢鳴呼賢哉魯公家訓清肅孺人處昆
弟無間言後諸昆弟遵奏國夫人之命以遺奏恩予元
特未幾朝家用故事命元哲以官今俱爲通功郎詞館
州安仁福州連江縣主簿皆增于外家台州通判職之
監臨安府糧料院王儼又魯公之孫新吉州吉水縣主
子也孫男女今各二人君性孝謹少居大父母之喪已

能悲慕盡禮大夫素嚴重先意承志未嘗少忤遇有溫色至閉戶自撾屏息不敢喘母病疽衣不解帶藥非親嘗不進祈以身代友愛弟妹惟左之盡平日動以古人自期文詞之作尤爲精敏他人汲汲不能發舒者下筆輒過之掩抑覆護不欲衒耀而自不可掩眞如其爲人也裒爲家集十卷方在甥館時諄諄言宰相之職惟進賢退不肖昔王文正在位僉壬豈能悉去不以爲憂也惟多引諸賢使不爲小人所勝耳因密疏賢才三十餘人雖不及盡用終多爲知名士君之志豈小哉體膚神

清人以爲似文惠而與曾公眞有冰玉之譽出門軸折此識不識所共嘆也開禧三年君之二子踵門泣曰先君之葬時兄弟稚幼未及銘墓念不可以無傳又以通判贛州袁君燮所作行狀爲請余尤哀其意爲之銘銘曰

人之生子惟恐不敏敏而好學乃善之盡既敏而學又或恃才浮躁衍露爲身之災猗歟洪卿實具才美登冠儒科一日千里抗志遠古力行在躬文惠是似清如魯公天胡不仁蘭摧玉折二親俱存共姜守節有子競爽

志于家傳不在其身天其舍旃

王夫人墓誌

大名王氏至晉公魏公益顯占籍京師號三槐家魏公之兄諱懿仕祕書丞贈兵部侍郎曾孫爲夫人震吏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妣潘氏越國夫人祖仰尚書金部員外郎贈大中大夫妣閻氏碩人唐氏淑人父從知信州贈正議大夫母金氏陳氏俱贈碩人大中建炎避地來明後遂葬于鄞正議定居桃源鄉夫人生于紹興八年十一月年十九歸于向氏文簡公八

世孫欽聖憲肅皇后五世姪名公援字伯劭太府卿兼權兵部侍郎士偉之子也終修職郎徽州司法參軍夫人金出也幼失所恃唐淑人鞠育以至成長淑人爲肅公之孫有家法夫人習熟閫範動以爲楷至疾革猶以祖母爲言逮事侍郎之毋游碩人者一紀曲盡誠敬寢疾歷歲奉養無怠容侍郎季女適仇氏實學念之孫由尉贛之會昌夫婦俱喪一子伸孤甫立伯劭與夫人既經紀其家夫人又以幼妹歸之以振仇氏之門侍郎之薨有女纔七歲夫人拊愛教以婦德擇曾文清公之孫

樵以歸之伯劭友愛素至介弟登仕郎公擢蚤世無嗣
其婦高氏鞫居二女俱幼夫人承夫之志命仲孫大年
爲之繼以其長女歸高氏兄子銳賴其經理之助次歸
蔣興邦亦名家子也伯劭晚有女甚愛之夫人鴆于手
足議以歸仲弟涵之次子槩涵授樂清令而不祿資送
加厚過于己出伯劭先娶括蒼葉氏僅閱歲而亡寄葬
山寺夫人爲繼室略無諱忌上家修祀如奉其先伯劭
將葬謂二子曰葉無子而又別葬若不舉以同穴則後
日必寖致廢禮遂合祔焉此尤人所難能也伯劭嗜書

手不釋卷或忘寢食夫人時其寒暖不以俗務累其心及其亡也治葬送撫諸孤益謹家政米鹽靡密井井有條平居凝重語笑不輕發閫門幾百口內外肅然歲時姻族會聚始假借顏色雖諸院子弟亦知敬憚苟有過惟恐夫人聞之性明淑曉文義旁通醫卜之說又善攝養少病疾年七十忽得疾遂不可爲宣開禧三年二月戊午也二子之邵之翰二女長適甥王蒼舒次酇簜孫男四人大成大下大方大應女二人長許嫁蒼舒之子將仕郎簡次尚幼將以五月甲申祔于雙鴈鄉蓮峯

之原司法之墓始余妻祖尚書公倪上世由大名徙宛
丘自晉公分派故南渡以來與三槐通譜二王氏向氏
皆居明越間夫人之弟柯山使君淹又與余締婚焉于
是使君哭女兒甚哀以書來曰自涵弟云亡與吾姊相
倚爲命幼而至老氣同聲應專以謹守學業不辱門戶
相勉罔敢怠忽今舍我而逝人皆謂其令終吾今獨存
何以善吾後冤乎痛哉吾姊夙佩慈訓善學力行遇事
處決有大丈夫所不及某實敬畏之與君姻連必亦稔
聞爲我志之以塞吾悲以慰諸甥之孝思可乎余姑之

夫太府卿王公正已與信州爲莫逆之友每稱伯劭風度之佳記問之博一日見伯劭于鄱簿廨舍而不值夫人相見于碧梧軒縱談家務世故及伯劭所職纖纖移晷卿退而語鑰曰吾與信州過家如兄弟而又同姓知其女之慧亦不知其通曉如許雖婦工鮮于辭令者所不逮也蒼舒及簡又尚書之孫曾余以故屢獲升堂辱延遇益信卿公之言敢併敘之云

承議郎新知袁州萍鄉縣事孫君墓誌銘

淳熙五年余贅倅天台已而會稽孫君應時季和尉黃

巖見其學行吏事詞采翰墨動輒過人與之定交問其家世始知其先文雪齋先生之賢甚悉方與四方士友期季和以遠到開禧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將赴邵武試車忽一疾不起遂以朝奉郎致仕識與不識莫不痛之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其母太孺人張氏繼卒于家季和之兄應符遣其子祖祐來見余曰祖父雪齋之亡季父嘗持故國子錄沈君煥所狀行實乞銘于晦巷朱公公許以銘曰古所謂志士仁人今復見之恨不及展龐公之拜銘文見屬其何敢辭既而公亡不果銘今不幸祖

妣繼季父以逝顧嘗今孰能繼晦菴者敢泣以請余以衰病掛衣冠而迫于上旨收置北扉震懼固辭不獲命念季和之交誼又不可以固陋爲解讀其所示事實見雪齋七十歲時倣程公大中自誌其墓有云雪齋野叟孫介字不朋越之餘姚人也族緒寒微難援譜系但聞五代祖自睦州徙居此力田自業余曾祖諱亮生二子余祖爲長諱政孝慈馴善鄉黨稱之生四子長從釋氏爲昇師次爲十伯父次爲十三伯父次先考十七府君諱子全昇師持苦行而有高識兼通儒書嘉聽賢士大

夫語歸葬父母守冢三年則聚諸弟之子舅授語孟詩禮
禮蘄變其家爲儒已而余生于政和甲午八月辛未實
十三伯父之子命以爲先考嗣四歲能離家入郡庠隨
兄壽朋讀書日數百言七歲學于鄉先生胡定翁家聞
本生伯母及先考之訃號噎奔喪哭臨以時孝悌之端
發于天性衆稍驚異其後兄常攜寓鄉館側聽講說文
義粗通然退侶燕朋弛怠不進十四五潛喜哦詩兒使
誦杜集頗費日寡益十八九始學舉子賦遽擢兒喪哀
痛之情如失乳哺如割肺腸倀倀無相幾不自立因從

畏友厲德輔肄業紫溪漸漬稍勝既冠迫于凍飢踵兄故步授書自給益發憤自課經史注疏且閱且抄不敢荒逸竊志古人務爲實學時文非其所好而又無師屢試不利決意退藏尊拜先聖覲扶吾道晨誦孝經以致時思人多非笑不之恤也壯室張氏既得三子捨館歸訓鬻田就竭人不堪其憂五十九歲始幸小子應時試入太學閱三載遂叨中進士科其後長子亦厠鄉選余于是家居寡出諸兒分寓歸辦菽水今年挾策自適凡余時滿尉黃巖還鄉閉門養痾不交人事

自少至老備嘗艱阻不可具言初侍所後母陳氏遭義
兄陵暴慨然景念孤臣孽子竊以舜曾閔爲師承意調
諧各終其世紹興乙丑仲兄有重罪余未諳律令以身
援之幾併坐縲紲偶值星變原赦俱免其他囷阨危難
苦心衡慮旹過遷善迄能自持厥躬不見薄于鄉里吾
家攻行享年多止五十今幸同產次兄七十有七與余
白髮相保夫妻兒婦歡聚無缺捫心感舊粗足樂矣然
余所以行已立心不忘恭敬近而輒輕易服用嘗謂不能動天地不足以言誠不能正室

家不可以爲道故其在畝畝未始
子惟恐食息稍違禮教一言一事必求合于人情可無
怨悔者而後出之其受人子弟之託教之不啻已子隨
才指授專事講釋至老不倦與人交不敢失信廢禮受
侮不敢爭忿蓄怨平居確意安貧守分不萌非義之求
閭人有善心見之恨弗及見人之惡口不忍言自信不移量
力而動平生謹畏求寡乎愧作而已噫使余少年微有
依怙不歷屯剝壯歲窒于理性不明否泰未必能操心
慮患固窮順命亦何以至于今哉凡吾子孫勿墜家學

推本源流念之敬之此吾之實錄也余三復而嘆曰嗚
呼其可謂躬行篤學樂道知命之君子矣凡君平生操
履大概已見于此而國錄沈君所狀尤爲詳備余復何
所措其辭至于蓬蘧之居陋甚玉川而門皆戶庭咸有
銘勒簞食蒹羹終日不飽而潔齋整容如對大賓子良
婦教孫枝競秀家法修明門雍戶肅下逮僮僕舉訢訢
也其遺風餘範至今藹然亦足以想見其典刑矣初君
以清熙十一年太上皇后慶壽恩封承務郎致仕十三
年上皇再慶進承奉郎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甲子卒

于泰州海陵縣丞官舍享年七十有五後應時陞朝
贈承議郎張氏同邑人也曾大父嘉
太孺人享年八十有六三子長曰應求後君四年卒次
曰應符次卽應時也一女未嫁而夭孫男二人祖祐祖
詔祖開孫女五人長適文正范公五世孫克家次適宣
教郎知婺州義烏縣丞胡衍次適里
四明沈嚴曾一
尚幼曾孫男二曰珏君初葬于燭
溪湖潘山之塢穴頗不安季和之亡得吉卜于新奧竹
山始遂遷葬今將以嘉定改元某月某日奉太孺人之

柩祔焉太孺人質性莊重雪齋動以古人自律孺人事之如賓終始若一日季和宰平江以治吏民歡服既滿橫爲郡將所挌樵困阨兩碁至開人使訴卒無一詞猶被鐫降孺人曰但不得罪于公論足矣窮達非所計也閒廢累年方權臣用事不肯附麗求進菽粟不繼族黨姻舊皆勉以祿仕孺人獨未嘗一語及之曰使吾兒失節以爲養不如粗糲之爲甘蓋不如此不足以配君子不足以生賢子孫不足以成禮法之家也季和不幸出門軸折不得究所抱負以彰積慶諸孫皆

孝友以承先訓後其有興乎銘曰

德在陰報必明活千人後必興天人間響應聲有篤行

出志誠子必賢家必名偉孫君眞不朋動以禮善服膺

不愧作無虧厥成廟之楗壺之冰行于家森典刑噤不施

閟幽扃遒者式視斯銘

誌銘

宋　樓　鑰　編撰

贈金紫光祿大夫姜公墓誌銘

公諱浩建炎紹興間來寓四明至十年歲在庚申公之弟濤以流寓鄞名薦書十二年遂登進士第人爭曰是東都大家能以舉子業致身于兵火流離之餘耶惟姜氏當承平時富盛甲京師婚姻多后妃侯王之家聲勢翕赫而最重儒學藏書築館延太學名士以訓子弟禮意

隆洽賓至亦留設盛饌參政簡齋陳公及一時勝遊皆求閱未見書或登科以去又請舉其友若昆弟題名家塾多有顯人如參政謝公克家侍御江公端禮公思溫及其季吏部思齊皆在焉積而至此以起其家公盡室南來弟猶未冠公方急祿每以未能卒業爲恨獨任家事勉其弟力學撫育訓導儒風益振二十九年其長子模中浙漕舉至于三四訖不第又二十年曰桐曰柄曰烜曰煥曰光等相繼果上禮部太學而柄與其光同以紹熙四年賜第褒又繼之皆公之

子若孫也噫亦盛矣公字浩然曾祖德安杭州助教贈
忠翊郎祖佐右侍禁閤門祗候累贈武經郎父寬成忠
郎閤門祗候累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娶朱氏封宜人
累贈和政郡夫人少師孝莊之女親欽成皇后爲祖姑
又仁懷皇后之姪也宣和四年少師以都祀恩奏補承
信郎調監平江府都稅務福州明州市舶務改
行在草料場嚴州在城都稅務臨安府比較務點檢戶
部贍軍酒庫所糴場行在左藏庫再任京畿第一將荆
湖北路安撫司準備將領改兩浙東路兵馬都監駐劄
文鬼集

州者四一改婺州尋除兵馬鈐轄紹興府駐劄陞馬步
軍副總管駐劄明州秩滿改福州踰年丐祠主管台州崇
道觀又任建寧府武夷山沖佐觀未滿納祿淸熙十二
年十二月癸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七積官至武節大
夫始夫人先公十年卒葬于慶元府鄞縣豐樂鄉東山
之原明年二月庚申諸孤奉公之喪合焉嗚呼男六人模故
忠翊郎監建寧府戶部贍軍酒庫所糴場贈通直郎棫
以召對職實贊終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兩浙東路
兵馬鈐轄模以疾不仕桐武翼大夫新權發遣郴州軍

州事柄故奉議郎知濠州鍾離縣事林友六人長適故
朝奉大夫知泰州司馬儼次適武節郎新東南第四副
將紹興府駐劄董璆次適奉議郎知嘉興府海鹽縣事
史彌謹次適國子進士樓淶次適建昌軍新城縣主簿
王深一番亡孫男一十人炳煜武經郎新特差充殿前
司書寫機宜文字堪故承節郎閤門看班祗候監饒州
在城商稅煥故從義郎監兩浙轉運司婺州蘭谿酒庫
光奉議郎新通判婺州軍州事燮文林郎監泰州角斜
鹽場焯爚國子進士炯國學生煒煓爌國子進士煒

焴燐焌燸炎承信郎孫女九人修武郎新監湖州在城
都酒務朱克明太學生汪祥進士陸构迪功郎辰州司
戶參軍司馬伋承信郎新監潭遂奉議郎知江州彭澤縣事趙希蓁迪功
郎新臨安府仁和縣主簿黃夢與史挺之承信郎新監
撫州戶部贍軍酒庫王堅迪功郎新嚴州淳安縣主簿
趙希怠其壻也餘在室曾孫二十人
奎坡塾增堂基塘壁至舉堅曾孫女十人適進士
何沖朱中庸顧大聲國子進士趙時古餘在室公少警
敏及見前輩舊志問學書傳多成誦尤熟老莊之書人

但知爲佳子弟耳家在汴都外城一旦碎于兵燬至京
口遇潰兵劫去鹵忽爲竇人吉州旋卽世聚食數十口皆
仰給于公甫冠入仕屬志官業動有可稱北兵將陷平
江郡人驚奔而閶者阻之公叱使開去者不勝計公
殿後幾不免人皆德之及掌榷酤請創雜場以供酒事
貸本錢于版曹要告身爲質公以文書銜命曹要告身爲質公以文
輻湊價日以平歲終會其息至百萬緡衆始歎服至今
遵用焉孝宗登極褒以犒軍稍緩口

輩無敢譁者所至總戎有律閱武有程慢令者毫髮不
貸行之以公人自畏讐所事帥守魏惠憲王崇憲靖王
丞相梁儀公克家參政周公葵給事吳公芾敷文閣直
學士俞公俟龍圖閣學士趙公子潚皆深相器重樞密
胡公松年守姑蘇擇官寮十人日供故事右列中惟公
得預選所陳又能切中時病仕于明最久詹事周公操
朝請莫公伯鎔俱嘗同寮相與素厚莫公諸子皆爲清
望官公至必使環立以侍中書舍人濟來爲長史以文
執致敬周公爲御史露章推薦太師史文惠王丞相王

魯公周益公皆稱于朝廷諸子出仕猶賴前輩公提挈之力觀其所與則其所存可知矣前後以見辭五對清光奏陳多合上意有老成更練之譽遂賜精舍入仕幾一甲子更歷十之七八終始無玷臨機健決不問劇易遇事風生以智爲樂談論亹亹音吐洪暢聽者忘倦此皆出于天資惟是生長富貴既更世故遽能率家人刻苦廉介有寒素之所不及田里細務詳練通曉尤爲難能少有至性母恭人郭氏疾革割股以進友愛宗黨初以銖積寸累漸爲温飽計會從弟迫于官逋舉以濟之

季父客死江西又無嗣公取其遺骨葬于先塋之側歲時祭享族人
介不妄取寻性實好施推其餘以周人戚之急亦所不靳
也宮教濤出繼伯父既定居吾鄉買地城北分東隅與
之築室比鄰人該其雍熙之軌焉舊學不忘時有清新
之句自爲上梁之文思舊隱于夷門不堪回首築新居
于鄭水粗可容身此特其一班耳專意教子不以家務
嬰其心夜或焚香危坐使之誦習率二甘鼓而罷模柄之
預薦袟之賜對公皆及見之其在教時東萊呂太史未

第公知其賢遣二子從游模與之同中
孫益守遺訓雖事力不及盛時一二而
儒家始以次子封武顯大夫累至和州
改贈宣奉大夫今至金紫光祿大夫是以信公之志子
泉下後裔方興殆未可量也奉佛素謹楞嚴法華諸經
夫婦繙閱以千萬計入閩積俸置大藏經歸寘家舍結
字端重雖薄遽中家書無一筆行草手鈔內典數十軸
首尾如一從妹歸丞相壽春魏文節公平昔相好爲堂
西偏藕花盈池丞相名以超蓮書扁以遺之既屬疾捐

衣冠杜門自頤家庭孝謹調娛藥餌久而不倦多拱手默坐閒乘安輿致敬家廟佛像一絲不掛訖以壽終可以無憾矣鑰汪出也外祖少卿兄弟仕京師同爲王府贊讀既皆嘗授館通家如至親先妣吳國時猶未笄能備言公家風範相依下汴初寓浙右數困寇攘其卒來鄞蓋以外祖爲歸也外祖尤顧舊好經理不遺餘力既命伯舅娶公之女弟而宮教洎文節公與伯仲二舅同在家塾訓飭如一四人聯捷鷹書自顧姻婭如朱陳然鑰以外門之故得從公游又與諸郎共學仲舅尚書狀

公之行蓋嘗助之屬纊今二十餘年母氏舅氏俱卽世
而棫樸柄煥烈煒亦皆亡矣郴陽泣謂鍰曰先銘未
立日夜痛心兄弟凋零汪氏中表亦無幾捨君無有知
先人之詳者敢以請鍰撫事感慨又嘗銘其二兄及鍾
離之墓不得辭銘
太嶽之後著姓惟姜承平百年鬲大而昌延拓名儒談
經左墊典刑具存燕及嗣續矯矯姜公克荷克承艱難
百罹旣踣而興才有餘刃仕一甲子黃金橫帶晚克知
止積善餘慶遺訓有傳踵登賢科儒風蔚然東山之原

松柏斯兌銘以表之其興未艾

司法晁君墓誌銘

晁氏系出于西周王子朝漢有錯爲御史大夫元魏有守唐有左補闕大夫杲或謂其家有劉元清爲樂陵太守之字避德起兵時鐵券宋朝始祖廟諱故書作元則其傳世遠矣本朝文元公以清德雅望冠一時文莊公繼掌內外制賜第京師昭德坊後益蕃衍散處汴鄭澶濟間南渡以來江浙蜀道所在寓居實皆出于昭德無他晁也

君諱某字某生于濟之任城曾祖仲參贈金紫光祿大

夫祖端議奉禮郎簽書高郵軍判官廳公事考異之超然不仕妣閻氏君資稟不凡少承家法篤于孝友嘗割股以起母及仲兄之危疾年踰强仕從叔侍郎濟陽侯謙之以鄰恩補君將仕郎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循從政郎調建昌軍新城縣主簿繼爲沅州司法參軍君宦情素薄而臨事殊不苟率有可稱其在新城豪强犁人之墓冤訴莫直君爲得遺骸于田中遂伸存亡之枉廣昌令以匿寇事攘富人之貲骨肉駭散凍餒于外獄久不決君受責欲行令輒賂君拒之以實聞而還所

籍其家優裕如初居沅纔三月有冒官稱者守意希賞
抵以深文僚吏和之君獨不可守數諭意不爲動善
惡惡行其志類此俄感疾已而起居如平時忽趺坐而
逝安靜不怛不惟積善之報殆有自得而莫知也君宜
達而沈下位宜壽而止六十一寔乾道元年正月三日
也娶姜氏番卒子五人子鶱子輿子思子游子冉文學
才幹俱有家法三女壻通直郎趙某沈忠恕杜鵬皆世
家也孫男八人百源百則百海百制百利百禮百揚百
順女六人曾孫一世藏世表七月朔歸至寓居撫州金

溪縣十月二十六日葬君于臨川縣崇德鄉嵯峩山之
西數文閣直學士公武君之弟行嘗狀君之行事至開
禧三年凡四十三年矣君之子惟子游在孫亦亡二人
矣百海游鄱求銘于鑰老矣學落何足以發幽光獨念
中原衣冠故家日就凋零文獻相傳如昭德之晁則又
鮮矣少時及識敷學風采服其該洽其誦君之賢如許
以託名不朽爲幸銘曰

王謝故家風氣一種晁之在漢實配于董至宋益大名
勝繼踵法藏耄智讀者皆竦濟北嵩山詞采泉湧恂恂

法曹典刑莊重以君之才卒于流冗我思前良託名爲寵

直秘閣徐公墓誌銘

慶元二年有旨朝散大夫徐夢華除右直秘閣蓋異恩也始公生于靖康之初元歲在丙午是冬金人再犯闕海內雲擾建炎二年寇蹦江右叛將大盜蜂起公之生纔四年母氏禍負走陂頭劉氏家僅免于難公既省事自念生長兵間欲得盡見事之始末宦游四方收羅野史及他文書多至二百餘家爲編年之體會稡成書傳聞

異辭者又從而訂正之號三朝北盟集編自政和七年
海上之盟迄靖
敎詔誥國書奏疏記序碑誌之文有正
攗掇無遺成二百五十卷又有綱目一
是史官方修高宗皇帝實錄修撰楊公
奏乞取公所編之書仍下臨江軍給筆
一月史官又奏其書有補于史筆爲多
略云廉靜樂道好學不衰故有是命又奏所編書目內
有百餘家館所未備復命錄其全書諸公欲相挽一出

與同筆削有論公者咎曰此書本不爲進身計力辭之後又得未見之書再編集補三帙所居閣一堂取詞命褒語扁曰儒榮以後上賜樞密劉公德秀爲之記待制楊公萬里爲之銘少傅周公必大端明洪公邁而下賦詩者數百篇遠邇流傳而公之名愈顯矣公字商老清江縣人曾祖用和祖土穩俱不仕父世亨累贈通議大夫母楊氏贈碩人公倜敏篤學至忘飢渴寒暑讀書過眼輒不忘通貫經史百家尤熟晉宋南北五代時事自熙豐元祐以來名公奏議及出處大致雖不該綜作文

皆有根據用事精確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縣尉以外艱不赴調鬱林州司戶參軍到官未幾又以母憂而歸後爲江陵府司戶任滿關陞左從政郎乾道四年外移南安軍教授以舉主改宣教郎知潭州湘陰縣次授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賜緋衣銀魚諸司辟知賓州到郡遭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華州雲臺觀紹熙元年授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慶元初引親嫌徑歸再奉沖佑祠引年致仕六年賜紫衣金魚仕宦幾五十年閒居之日爲多南安官

舍素在城外請遷入以附校官建雲漢閣以奉御書立
濂谿二程先生祠于左劉元城張橫浦先生祠于右自
爲之記參政龔公茂良時帥江西讀而善之以講筵官
薦湘陰竝湖少田多盜帥括盜耕湖田者悉輸租號增
耕稅他邑或移別賦應命公恐重困吾民謂邑無新田
稅無從出帥盛怒移湘潭丞仍寫檄撫邑事無可疵瑕者
卒免于行更加禮焉增葺學宮嚴設祠像祭器書籍以
次而舉選士之湘陰于是始興于學矣朝廷議更二
廣鹽法遣浙西安撫司幹官胡廷直銜命與二漕臣集

議境上西漕王公正已以公審知利害邀至蒼梧會所公謂二廣事體豐約不同使者徒見東路郡多瀕江可通客販固已非是若西路多山郡近江者少道阻運艱客販不通價必騰踊郡計不給重爲民害郡有兵吏可役民不告勞若止循官般舊法初無抑配等弊公私俱便可以經久衆不能奪胡亦是之議定而去將入奏爲主議者所詆畏罪希進盡變其說擢爲東路提舉旋升西漕侍郎詹公儀之出鎮桂林共行客販之策慮公或以竇州奏事必撼成說武憲熊飛素不快于公二人從而甚

之熊上悔舉之章公遂罷不三年二廣之害果如公言
民食貴鹽富商至破產喪生胡憂懼乞
行舊制至今便之周益公當軸謂公前謾未直公答以
事久自明不待辨也歸而悼亡連喪子女宦情愈泊然
矣楊誠齋挽使造朝薦進甚力廟堂將處內郡止求議
幕荆帥樞使王公蘭移鎮長沙以公可任帥事申省委
公經時而侍郎袁公樞始來知公止請上慕俸給盡以
三月帥俸歸之又力辭尤歎其廉既而從母之子侍郎
彭公龜年爲帥公去替止半年法不用避公乞祠以去

彭公餞以詩云法許公不許法不許公嚴年雖已高手
不釋卷有讀書記忘集醫錄集仙錄後錄各三冊會錄四
冊皆以儒榮冠其目家有萬書閣藏帙甚整能視細字
如年少時事親盡孝祭器封鐍惟謹有家記一編載時
祀禮式又揭百不憂堂以志義方之效閣前亂石森立
石間多紅薇花若張錦然號紫薇洞天勝日深衣坐閣
下二鶴翔舞于前酌神仙中人也弟妹四人弟得之亦
休官而歸時節聚會子孫甥壻羅拜爲壽竟觴卜夜無
倦色從母昆弟七人時置酒款集韋濟川楫黃仲禮琮

彭子壽而下俱效之開禧元年親黨爲八十之慶宴笑
數日乃罷中嬰小疾精明如故猶能課諸孫誦習二年
八月浴出瞑目危坐而化二十有一日也娶豐城鄢氏
先公二十一年卒封贈至宜人五男子簡從事郎新邵
州新化縣令範迪功郎新袁州司理參軍簪業進士次
子符幼子節皆登癸酉二女長適免解進士會三異次適
進士鄒時亦前卒孫男十人長肇亡矣次嶢次金酉薦
于鄉崧薦嵩嶷嶽成一女適鄉貢進士向公美曾孫
二人鄰有郎二女尚幼諸孤以嘉定元年十一月庚申奉

公之柩葬于縣之修德鄉古牛岡之原始鑰屏居四明
得子壽書俾爲儒榮堂賦詩時雖抱病爲作古風寄之
已而子壽與公俱以書來謝比聞子壽之訃固已不堪
云亡之痛而公亦下世矣公既葬之二年簡以赴調來
見謂前詩恨未見北盟全書盡錄以見遺又出其季父
致政所作行狀求銘致政嘗著左氏國紀中書舍人陳
公傅良爲之序蓋深于經者書事尤嚴敬掇其狀而爲
之銘銘曰

靖康兵禍古所未有凡曰臣子痛心疾首公生初元以

及已酉大羊長驅薦食江右幼而得全實賴福負少長讀書志已不苟宦游四方諮訪尋究網羅舊聞編不停手二百餘家筆下輻湊繫日繫年別部記誰某有制有書有疏有奏衆說雜然攷証是否名聞于朝六丁下取蓬萊漢閣寵數加厚儒榮名堂足以不朽才不誌用仕多不偶身退著書尊二疏俱壽奄然仙去何憾何咎有子克孝慶流在後紹以發之尚照林藪

朝請大夫吳公并碩人姚氏墓誌銘

仙居吳氏自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康肅公以儒術發

身入從出薄爲時名臣長子興化使君首躡世科兄弟
聲勞蟬聯多至郡守族黨中登貢籍擢科級者相望遂
爲巨族鑰淸熙五年由敎令所刪定官贅倖丹丘始拜
康肅于湖山堂時居邑之石井旣掛衣冠夫婦偕踰七
十子孫詵詵坐享耆福矧山勝絕永者如游崑閬鑰一
見辱知奬厚因得與諸子游今識其家四世矣興化
明銳奇麗謂必可接武夷路不幸嬰未痊疾止于中壽次
子鄴丞增四明史氏鑰以第三子娶其女遂爲姻家今
知吉州公比爲大理寺主簿同朝見過泣而言曰先君

抱負不凡先妣婦德素著而葬之日兄弟尚未立未有銘文以傳後介弟既亡緊誰之責授親埶以請余感念疇昔爲之永慨乃掇括著貳車郭君聘君睇宗所爲行狀及興化自爲妣碩人行述大概併爲之銘君諱津字仲登世爲台之仙居人曾祖允昭故贈武任右承議郎累贈光祿大夫祖師錫故夫累贈少師妣郭氏贈魯國夫人君幼嗜學强記博通羣書尤熟文選或覆誦終帙年十有五以詞賦魁鄉校嘗從祕書郎王公銜靈主簿胡公棠游

三人皆名儒每器重之康請爲御史以郊恩任將仕郎
爲銓闈第二人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侍旁益肆
于學連薦漕臺登乾道五年進士乙科充兩浙東路安
撫司幹辦公事改宣教郎知處州麗水縣監行在都進
奏院爲親求補外添差通判紹興府淳熙九年賜五品
服十年繼丁內外艱執喪哀甚倚廬增慕靈芝產于楣
人嗟其孝感紀以詩文服除權發遣江陰軍未上改主
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尋知廣德軍以足疾丐歸改
興化軍慶元二年屬疾八月四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

四累官至朝請大夫娶姚氏封安人先公六年卒葬之
地曰西隩去先墓百步累贈碩人男四人機朝請郎知
吉州軍州事樸故通直郎知慶元府鄞縣丞栻迪功郎
福州福清縣主簿標迪功郎衢州開化縣尉兼主簿女
一人適進士姚棟孫男四人煜煜煒炯孫女九人長適
承奉郎監西京中嶽廟樓治次適從事郎新贛州司戶
參軍葉言次適將仕郎盧樵次適承信郎新差都大提
點坑冶司監轄銅錢金銀場顧士龍餘在室曾孫男一
人諸孤以十二月辛酉葬公于郭但山東隩之原遷碩

人之樞祌焉公志趣高邁不溺于富貴之習種學績文與寒畯爭馳久在親側宦學增益小試于外動有可稱初入師幕丞相蔣公太師史公爲帥屬以文詞以遠器期之丞相葛公爲僚相好號一時幕府之盛麗水試邑恪守家範夙興冠帶視事決訟如流庭無留牘嚴于治姦民以奠居邑社稷壇壝圮壞學宮尤不葺公謂非所以安士訓民也乃築三壇于學之東偏又徹櫃密院事謝公時在諫坡舉公自代有曰治邑有聲立學而新之歲祀月書如儀士民俱勸焉及官泰郎同知

朝無玷方褥于用懷親求歸朝士歎其高致賦詩宴餞歸娛鄰下久之乃到官參政李忠文公多以郡事委之裁決歲饑流殍盈路公請發圭租倡率勸分人遂樂從待制朱文公領提舉官往以荒政事詳練薦之廣德有所措畫俱從其言以文學淵源旣久旱種不入土粟價翔踴公齋禱祠山隨車沛然時米舟輻湊官兵得空券粟月悉以給之積訟不決而兩獄辭隨處以法輕繫以片言折之諭獄官吳令曰決數事陰陋卑濕公曰不葺不決疫將興亦先呼囚徒稽貌察

旬餘囹圄爲清減商算損酒價訪求利民聽已孚而去
矣遞道擁車至有泣者曰官何來之遽乎康
肅軫惠鄉里執穀貴則損價以糴歲儉則賦粟以濟散藥
給檟一方賴之公謹不敢廢湖山亭館以時整葺追慕
不足築祠于堂之陰又以隱居詩篇刻石時飾揭芳薦
新事之如生者舊有爲處毋所厚者會醴之如故時正
旦合鄉之士夫于邑庠謁先聖先師及先賢之祠序齒
講拜升堂舉酒略如鄉飲之儀爲文平淡援筆成詩蕭
有父風合詩文十五卷藏于家莊重恬靜中無機心與

人交久而彌親不知者或以爲簡公子改其度覓裕容
物無疾言遽色服用儉約而厚拊姻舊雖甚貴不靳康
肅嘗以歲侵爲憂公適歸自稽山白曰頃年得祿儲穀
可數千斛舉以均濟親顏大喜殆有前輩麥舟之餘意
使其得究于用可以及物可以亢宗而見于世者止此
可哀也已碩人家黃巖承信郎義之女甫笄喪母已能
任家政既歸于吳舅始丞郡而家尚窶寓族長之家光
祿洎夫人俱存家法素嚴魯國病足已久矣夫子方從
師友于外無嫌姒之助以家婦獨任梱內之責人以爲

難光祿與夫人既喪用益窘小姑出適發奩具以佐之石井卜築竭所儲以庸費康請素好賓客不問家有無先意治具以竣所需康請以賢婦稱之見于遺札其亡也夫子哭之甚哀吉州以作邑有聲連歲進擢以至大郡可以知興化義方之訓鄞丞既亡而吉州求嫡母之銘甚切又可以見碩人鳲鳩之德是皆可銘也已銘曰括之陽兮仙所居伊石井兮公之廬隄萬壑兮清流瀦夾明鏡兮澄冰壺偉康請兮奩垂車謝軒冕兮如伯魚傳衣鉢兮鄞侯書宦學富兮歷仕塗君家嫡兮

見諸用兮直緒餘歸不改兮先規模終相從兮山之隅
夫人德兮鴞鳩如義方靈鼉兮藹里閭我維銘兮子刻
諸慰孝思兮貢幽墟

直秘閣子崇嶓墓誌銘

君諱嵩字嶓之孟姓也昭慈聖獻皇后兄子信安郡王
之次子也后以聖德母儀四朝信安勤勩在社稷密贊中
興賢德問學爲戚開之冠高宗寵遇如唐肅宗之待李
鄴侯無與比者公之高祖在安武軍觀察留後贈太師
韓王祖彥衍中散大夫行開封府左司錄贈太師豫章

郡王信安諱忠厚少師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提舉秘書省贈太師母秦魯國夫人王氏世本汴人五世祖魏王徙居衢州共城後復居汴信安南渡家姑蘇遂爲長洲縣人君十歲以祖蔭補承事郎性至孝不忍捨親出仕奉祠滕下者數年紹興二十七年任軍器監主簿未幾信安薨懇免臨奠特恩除直祕閣賜緋魚服除授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幕府笑談一坐盡傾事無巨細勤于關決使長多資決而後行未滿除監尚書六部門時隆興改元之季冬也乾道初供職職事簡寡

而才地有餘尚書郎或有假故長貳更委攝承幾遍二十四曹遇事益練習而聲譽日休輸對陳利害甚悉上嘉納之六月始以制書攝倉部公自以驟進抗章請外二年遍判楚州又力請祠再任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通判臨安府七年瓜期將及會光宗以皇太子尹京易倅爲府推八年始改浙西安撫司參議官淳熙三年八月到任蓋家食者餘十載淡然不復以仕進爲意人皆期以遠到而明年八月丙戌以微疾薨享年四十有四累官至朝奉郎五年四月癸酉葬于常州無錫縣富安

鄉許峴山之原去先塋數百步繫仲氏左朝請大夫淮南安撫司參議官并之女後公七年卒有賢行克相夫子男五人夔右宣義郎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次曰僎先卒次曰猷朝請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次曰導朝奉大夫權知嚴州幼曰翔故迪功郎信州司戶參軍女一人適朝奉郎知眞州李大理孫五人繼勳修職郎監鎭江府大軍倉門繼華修職郎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都錢庫繼顯迪功郎新鎭江府丹陽縣尉繼勤將仕郎繼勇兩浙轉運司進士

惟信安謙恭威重有大功而不居遜遠權勢被服儒雅
居第擇窮僻處門宇卑陋以終其身至今不爲勢家所
奪猶存其舊吳公臧字才老仲公參議字彌性皆名士
以女弟嫁吳而與仲爲姻家其好賢類此故子孫多賢
公自幼承義方閒閉學有原委論議正平性又强記一經
見聞輒不忘詩句清新有冰翁之風一時名公多與之
游自奉寒素而好濟人之急篤于教子刮磨豪習二子
三孫俱聯名薦書繼顯先登嘉定元年進士科藹然爲
儒家矣鑰少隨侍都下嘗識風度而不及相接親見公

在部門丞相魏文節公爲天官舅氏倘書汪公爲郎與公相厚稱美不容口沖佑漕淮浙爲太府卿兼權刑部侍郎嚴州嘗爲大理正兄弟有賢譽俱得奉周旋綸比知貢舉首闔榜帖一見公之孫姓名爲之忻然知孟氏之方興而未艾也得書以公之葬未有銘遠以見屬遂銘之以慰孝思云銘曰

昭慈之聖信安之忠輔成中興盛德豐功公爲愛子餘慶所鍾問津郎曹受知諸公位不稱德壽弗及中積善曠達不于其躬子孫日興益振家風我惟詩之表于幽

攻媿集　卷一百八　宮詞

攻媿集卷一百八

宋 樓 鑰 撰

誌銘

周伯範墓誌銘

周氏爲四明望族不惟名宦相繼而前輩源流其來也遠孰不欲仕惟周氏之仕者多以壯年退休有四休堂則家風可知明令爲慶元府周氏世爲鄞人居城中西湖十洲之西君之高祖告贈正議大夫曾祖師厚登皇祐五年進士科娶范氏文正公之女忠宣公之姊也仕

至朝散郎任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贈銀青光祿大夫次子曰鍔元豐二年登科娶胡氏石丞相伯强之女仕至中
氏翰林學士郎中靚之女又娶陳氏正言修宗愈之女兩娶王
大夫才業尤高嘗以忠憤上書遂陷黨籍又以外家妻
族皆一時名公俱在姦黨動輒拘礙以經世之才僅知
南雄小郡賢士大夫多痛惜之仲子諱淵亦有家聲仕
止右儒林郎監永州零陵縣酒稅俞氏君卽儒林之子也諱模字伯範性
敏悟承家世之傳幼篤志于學如成人從濟南劉壽夫
游又學書于睢陽徐濟甫有楷法年纔十七而儒林下

世兄弟終鮮四娣一妹俱未行親黨爲之危慮君雅有
心計沈靜善謀既訖葬送女兄弟俱歸里之善士皆人
所難能喪之後一舉不遂卽棄舉子業一意世學繙經
閱史幾不釋卷以爲名第有命不可彊求不墜家聲足
矣建炎兵燬先廬蕩然儒林所居湫隘以此事屬之君
君承先志大啓堂宇甲于吾鄉奉畀世匸龕隨力葺理
歲時修祀事物必親臨器必親濯諸父既亡從兄伯濟
比鄰君事之如同氣榜所居曰怡怡堂以著其友愛之
篤中大夫遺文甚多如承宣集等行于世文集僅二十
文鬼巳

卷君恐其久而隆失手加編校以干緝爲鋟版印造之費始得家有此書年登半百節以櫬施貧人之喪所濟甚衆官道傾圮加以鹺鬣行者賴焉經理家務井井有條時出其餘以周人之急姊妹既行及宗族之疎遠者恩意有差居閒好客觴豆終日不倦晚又增葺後圃益以自適號得閒居士縱心之會鄉里合慶以爲君福壽未艾也明年是爲嘉定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于家娶朱氏子男二人曰嬉慶元四年爲鄉貢進士次曰烜先五年卒女三人長適汪之彥次適鄉貢進士李

夢龍幼在室孫男六墜垓圭坦堪垣女五人長適陳鉞
餘未笄先是朱夫人葬于通遠鄉銀山嘗將以十二月
壬午奉君之柩合焉君素了達不以死生累其心
豫卜壽藏美槨之儲已十餘年吾邦舊有真率之集仲
舅尚書汪公主盟斯事君實預焉今投閒一紀從容其
憂患疾疢寢廢去冬西上君送于郊握手道別尚期餘
生爲老伴侶聞君之訃盡傷殊甚嘗來求銘義不得辭
余有表妹之夫子建植于君爲疎族無所歸君呼其

子某使葬于其先塋之傍某游學又任其掃松之勞是
尤可書也銘曰

四明之周著名吾州家在十洲堂有四休君承其流抱
才則優不求無悔無尤家立身修晚益夷猶基枰
觥籌里閭沈浮積善未酧如穡有秋我銘諸幽後人其
收

承奉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江口李氏鑰及識其五世矣始秉義諱珂善富樂施鄉
稱長者再娶王氏寔提舉廣東市舶勳之女兄太府卿

正己之姑也卿爲鑰之姑之夫以是與李氏有連鑰生長外門幼年外祖汪公少師外祖母越國王夫人過其家先妣吳國攜侍行時李氏鼎盛夫婦僧老子孫滿前宴樂連日侍御史王公伯庠銘秉義之墓謂其持心廣大與造物者合三子長諱倫字子列尤善幹蠱奉親有稱仕爲修武郎建炎三年寇殘四明遊騎向奉川出財力募鄉兵守禦邑境以全鑰嘗記其事甚詳是生九子第四子諱充庭則君也字伯振資孝謹最爲大父母鍾愛昆弟既眾家析而非舊矣君躬行善道刻意教子元

白居長受學于舒貳車元彬歸以淑諸弟既爲太學上舍優選待年廷試弟及予俱有場屋聲聯翩科級詵伯中嘉定元年進士第迪功郎監紹興府三江鹽場詒伯鄉貢進士訓伯國學免解以稱內舍生又中上舍選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第迪功郎新紹興府餘姚縣尉詞伯在兄弟間才氣實相上下雖進取未效而士友固已期之從子誨伯亦薦于鄉于是文風大振遂爲儒門鄉里歆艷其興未艾也君沖濬與物無競善處宗黨周旋彌縫無間言父母既沒撫

弟妹畢昏嫁經理不遺餘力親族子弟不問賢否一家
誨誘里中閭有疆獷之人遇君輒斂避教子以踐履爲
先不專事舉業諸子孳成而不偶不以介意及其名第
寢興視之亦藐然人莫窺其際平居以書史自娛前言
往行有契于心者必書之座右言曰有一言而可以終
身行之者其恕乎如心之謂恕也又曰我必不忠不仁
無禮皆自反之道也又曰一飯之德必報況其有甚于
一飯之德者乎可以知君所存矣閒作歌詩平淡如其
人閱名臣言行錄遇合意即作詩以記之至百餘篇慈
文鬼集

福宮慶典以二子在學封迪功郎嘉定二年郊祀恩轉
承奉郎就養三江以疾卒于官舍寔三年十月二十三
日也娶張氏封孺人朝奉郎嗣良之女姑之子也六男
子長卽元白次詵伯詔伯詞伯誠伯訓伯惜詔伯誠伯
先卒女四人其黃直愛張復袁邦傑張繹其壻也孫九人
以稱以制以牧以豫以滿以寧以似以翼孫女六
人長適袁沂餘在室曾孫女一人明年閏二月甲子諸
孤葬君于鄞縣塔嶺之原書來求銘敷年以來日見李
氏昆仲奮發益歎積善餘慶之盛嘗君既亡家人始得

遺言于簽中區處後事甚悉且戒喪葬俱循古制無徇
世俗有曰家中遺產惟有一經教子而已又曰吾幸有
子所欠惟一死不以諱也賢識銘曰
祖開慶門父全鄉邑君繼以善子孫五立或升于學或
薦于鄉儒風大振名第相望衣冠方興所貫持久毋渝
淸則用舊厥後

承議郎謝君墓誌銘

余家世業儒五世祖正議始以鄉先生決科起家五子
俱傳業而季子夢弼諱肖尤攻小學又傳其五子其仲

元應諱弄獨殿諸老說文解字經典釋文始未通貫幾
于成誦鑰侍教槩年故顧知字學客授東嘉鹽諸名士
游獨謝君季澤最爲同好相與攷訂文字毫髮必計後
十五年復叨假守時過郡齋晤語甚樂也別後時見其
筆畫愈工余既投閒閩其亡矣亡又十五年當嘉定四
年得其子有開書以銘爲請既列君之行實又以張忠
甫所作乃祖志銘序君所著正字韻類五卷來
撫其書爲之傷歎此眞季澤留意之書也因爲授其大
兄可行以傳君諱雩季澤其字也溫之永嘉人曾祖父

淵祖君任有鄉行次知柔嘗居瑞安之樂善里里人稱樂善先生君仕升朝贈承事郎母張氏贈孺人兄黔有聲上庠君性穎悟承父兄之訓博學强記自經子百家之書皆手自校定音訓句讀一一不苟以是文亦日進援筆立就不爲艱深之辭紹興三十年入太學乾道五年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福州連江縣主簿丁母憂服除再調台州司戶參軍闕陞從事郎淳熙十二年爲高郵軍軍學教授改宣教郎知福州寧德縣主上覃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慶元改元年勞轉承議郎三年以

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三娶萬氏有婦道先君五年卒贈孺人十一月庚申合葬于西山廣惠院先塋之後山二子有開有大孫四人師中師善師俞師心女三人君講學務出于正早受知于舅氏端明忠簡張公聞忠甫名淯君之內兄君擧名傳良又張氏壻增龍圖鄭公伯熊毗陵薛使君季宣皆里之名公周旋其間不扶而直聞佛老亟覩之說必深排之既仕而知者益衆丹亡郡用不足取于民者多居嘗受輸爲之擡額外之求宿蠹一空五邑稱之朱公熹爲庾使風裁甚高一見君如故交

留語或至終夕屬以荒政及滯訟以辨集稱祭酒李公祥爲淮南提舉薦四人于朝籍記中書高郵教官預焉錢公之望爲帥舊與君同舍知其才訪以民瘼君爲論科買瓦鬣薪葦消差役工匠之害尤悉帥得書喜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下屬郡盡蠲之及試吏復鍛鍊成事至立決故無留獄出儲粟以賑之增學糧以養士閭有蠱毒法禁數嚴而姦民反以誣善良吏復鍛鍊成誣服君察其誣白之部使者曰蓄蠱者固不可赦誣人者自應反坐卒平反之鄰邑連江亦有是獄太師鄭公

僑復以委君又得其情無不感服故吏異其明而民樂
其寬焉死之日巷哭相聞有攀號輛車不忍去者士夫
挽章盈帙祭文卒數十百言且祖與祠于老氏之宮平
時勤謹禮法冠昏喪祭皆有典則律子弟尤嚴于拜跪
舉止之際去冠服色斥去浮薄之飾君既亡其子行綏
紟之制悉去世俗不經之文承君志也君性孝友二兄
早世撫育諸孤爲之畢婚嫁治室廬又勉之學勇于赴
人之急惟力是視樂聞人善有過多面折之敏而善謀
審度事宜往往中的惜乎不假之年其見于用者僅止

此耳韻類一書援據精確不知者以爲苟然惟好之者然後信其積學之工每謂使之在天祿柱麓之職必有補于斯文然亦不及此余所以重歎也銘曰

古之設教學有大小六藝之目殆不爲少幼而貞淳習之既成壯而用世足了一生惟此字學是爲一藝後世忽之謂學之細禮樂既壞射御罕知數亦失傳惟書可爲我家有原余亦素嗜間亦語人鮮有同志頃仕東嘉日親友朋惟此謝君時稱筆精以文發身又敏于政篤意斯文字爲之正亡年五十始得其書著之于銘以貢

幽墟

贈銀青光祿大夫宇文公墓誌銘

宇文氏本居河南唐末入蜀遂爲成都大家隆興初元鑰忝進士科與淮東總領子震兵部尚書价同登尚書嘗幸同朝而總領以出入參差竟不及識三仕周行多見蜀士尤聞今貳卿及樞密之名恨未遇也告老復來樞密由京襄宣威召還文昌遂躋右府貳卿以旅寺奉使北歸上從容引嫌出守當塗鑰既叨參預與樞密情好日隆一日親攜貳卿書以二親

銀青及夫人之銘爲委謝不敢至再三終不得辭謹按所示行述書而銘之銀青諱師說字德承曾祖崇家累贈太師魏國公祖邦彥故任朝奉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累贈通議大夫公之二伯父以文學被國陵深知選掌翰苑纔爲丞輒鑑爲丞相府齊國公父時中故任左中大夫直龍圖閣累贈太師齊國公父時中故任左中大夫直龍圖閣資神淡惟專意于學自爲程度風雨不渝由伯父任補承務郎銳情舉業兩占薦書高選父母既鍾愛之公亦不忍離膝下既冠三請祠祿以便養龍圖勉以仕始爲

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使長喜獄一道驟然州
邑爲之屏息凌忽官寮雖有言不屑也公氣平而語勁
遇事堅執未嘗少屈下期于用己之學長爲斂容獄亦
寢息俄丁母碩人房氏憂父旣奉祠公亦不調龍圖服
除又任常平司幹辦公事甫到官而以疾卒年止四十
寔紹興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也官止奉議郎平時
鄉黨稽紳品論世家子弟之賢必以公爲稱首至是相
與嗟惜又不能自已也兩娶房氏贈通議文安郡夫人
四子紹猷故奉直大夫知漢州紹謂故文林郎知欽州

南劒縣次紹彭由權戶部侍郎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次紹節以龍圖治命繼伯祖樞密太傅肅愍公後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一女適承議郎新知簡州楊思成孫五人景韓景脩景終于將仕郎景琦迪功郎監漢州商稅景度儒林郎添差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景厚迪功郎邛州安仁縣尉孫女三人曾孫口人二子以郊恩累贈公銀青光祿大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廣都縣龍華山之原後三十餘年文定既蚤歿諸子尚幼公之門學行俱不得顯

于世文安每與舉公之遺烈以敎之大略以爲公之讀書
爲文皆有繩墨經史百家之言悉以次第繙閱沈潛反
覆隨疏坐右且爲某書夜爲某氏之文手抄成誦若布
衣初學之勤者暨與士友談易時詩誦家人正家之道以
勉我相敬如賓公退則閉閣弦誦哦詩緝文一不以家
事介意此皆公之所安而道行于妻子之實也歐陽公
幼失所怙冏知其父崇公之詳其見于誥冏阡表者皆
鄭夫人之言也敢引以爲比公之隱德所謂非此其身
在其子孫貳卿方以名從臣出典藩方樞密先膺大用

宇文氏之興眞未艾也天之報施豈不昭昭乎銘曰
宇文之先其積已厚樞筦巫巒赫然華胄公居其間卓
稱孝秀天爵爲貴多文爲富學優入仕不渝素守出門
軸折才不及究非此其身宜昌厥後我惟銘之用詔不
朽

文安郡夫人房氏墓誌銘

夫人姓房氏諱妙光其先顯于唐廣明中扈蹕西狩因
家于成都之華陽曾祖審能贈朝請郎妣安人宇文氏
祖希參朝散郎贈通議大夫妣碩人張氏杜氏父永朝

奉大夫通判嘉州妣宜人張氏夫人性明悟在羣兒中
獨若成人少長事親知色難之義不但長于女工也宇
文氏世有姻好嘉州先以次女歸直龍圖閣時中之子
錕青公師說又以第四女繼室是爲夫人夫人之姑姑
也未幾卽世執喪哀慕扶護以歸又謹視龍圖次舍食
飲之宜已而治閫內奉烝嘗一如姑無恙時以寬龍圖
悼亡之悲錕青爲潼川漕幕夫人年纔過笄恪守家法
食不重肉而豐賓客之奉夫子盡職不苟退則耽書一
不以事物自累內助之力也嘗侍龍圖疾奉藥餌甚謹

少間曰吾婦孝敬他日願汝子婦如此銀青事兄如父
夫人待長姒如姑百口無間言銀青卒于潼川倉司夫
人三十有二寡居不盡目後事意
教子晝夜不忘又舉銀青學行以爲法故諸子各自刻
苦相繼預薦季子紹節遂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銀青
之兄赴合州夫人領諸子留里舍教愈力用愈儉歲入
之餘悉儲以聽一毫不自私合州晚歲開適夫人與其
姒分月主家務或客至紛沓供酒肴無倦色伯與姒皆
敬歎之姒既寡居相好益篤事無大小未嘗先可否至

不敢專席而坐若非輩行然二十年如一日親黨皆以爲不可及矧止中表壽四女未行悲卹撫摩不啻己出俱使之得所歸長子綰獻得官成都張宜人年高喜于便親即聽迎侍一二日必歸母側曲盡孝養宜人及見外孫以次授室相繼出仕謂夫人曰汝父與舅皆稱汝孝盛年守志不以悲哀亂所守固知其有今日矣送子之官戒飭尤備引舊不疑之母之語及談上世官業以勉之且俾廉勤首公無躁進無詭隨不以馳騖寵祿爲急也肅愍公靖康奉使結豺虎義謀泄遭變盡室死之龍

圖命銀青以紹節繼伯祖爲孫甫冠夫人卽遣詣行在所以其事本末請于朝留十寒暑每以書戒其盡力毋念我事旣昭明卽典優渥乃俾追喪略無嫌忌人尤以爲難平生動中準繩高見絕識有士大夫所不逮然語笑不妄發未嘗以所長自爲表襮朋友之急如恐弗及故奩衣孺人而如新視世之紛華榮耀一無所累其中者淳熙九年六月十八日卒享年五十有九明年十一月甲子祔于銀青之墓子女孫曾悉在銀青誌中嗚呼夫人在家爲賢女旣嫁爲孝婦妻道母道又皆兼盡可

以爲閨門之規範矣是宜銘銘曰

形管不作傳姆無教執能閨門惟敬惟孝猗歟夫人謹
于三從事姒如姑又篤其終義方尤嚴繩繩孫子慶必
有餘川至雲委蛇刑如存是爲壹篋凡此婦道百世仰
之

朝散郎致仕宋君墓誌銘

隆興改元永嘉進士得人最盛尚書木蘊之既在魁選
一郡同登至二十七人余忝末科至乾道七年客授此
邦三年間多與同年往還甚樂也後又假守則在者已

寡矣今四十載惟余參議光遠宋貳車正卿在綸亦偶
未死故三人時以音問往來而正卿又亡矣明年其弟
習之持書求銘正卿之墓故滂序其平生而系
之銘且請光遠篆其葢云君諱晉之正卿其字也舊名
孝先字舜卿五季時處士靖自福之長谿徙溫之樂清
邑有張文君隱居鑿室爲鄉而候山僊人吹簫臺時其
前眞勝地也今八葉矣子孫繁衍爲名族曾祖惟表祖
世則俱晦德不耀考允修行義過人有聲舍選而終不
偶篤意教子既口授以尚書大義又力貧爲之擇師君

既升朝生封承務郎後又贈奉直大夫妣萬氏繼母
張氏皆贈恭人由是邑人益勵子子學君幼穎悟日誦
數百千言弱冠從梅溪先生王公游學徒數百人
獨君首出王公器之曾以詩贈別褒借甚至未幾入太
學登乙科授左迪功郎汀州司戶參軍王公又以詩送
行期待尤遠到官明銳任事不擇劇易都政待戶曹乃
決有霹靂手之名秋豫加耗病民君以郡命蠲之人皆
讙服校文三山士論二萬壯君甲有場屋聲又嘗名薦
書文卷已遭摧劄君識于眾人中引義力爭竟寘壠首

果以經魁南省人尤服鑒裁之明時丞相王公淮檢正吳公龜年少卿鄭公伯熊同爲部使者皆欲出其門外移長谿丞縣去福州數百里休戚幾不相同丞相陳公後頗爲帥言邑之利病多所開納賓其長黃君藻和而不同相得尤深罷官祖餞揮涕而別海舟之隸于邑者數千艘君既被檄總籍其月分番以備調發舟人安之時造戰艦期會趣迫君緩其期事亦隨辦伐木必親相視而後取其免于斧斤者號宋公松丁奉直憂治喪諸費一金不假仰于公家歸營葬送仍自爲壽藏于側泣

曰尚當供養于地下也除服調臨海令以辦治聞催科不擾囹圄屢空太守邀入簽幕郡縣視猶一體知無不爲輕車行部士民遮道稱德政者動數百人樞密巨公密爲憲使率諸臺薦于朝及去官壺漿攀戀旗幟圍道相望不絕前此未有也再調光化令鄉人王公自中爲守每稱爲老儒先生被邊事簡作亭豐山之顛遥望臥龍舊隱暇日相與登高弔古賦詩度曲不復以簿屬相遇改奉議郎知奉化縣君三更邑皆熟于綱目利方爲國坐以無事民大愛之丞相謝公深甫臨海人素知治行

時在參預欲引之周行君赴部授信州通判以歸佐郡期月卽引年求謝事謝公又卻其請且勉留之秩滿竟以朝散郎致仕或謂理當可及正郎君曰不翅足矣翩然還家聞者愧服天資孝友奉直素爲鄉曲所敬憚以儒術自信黜釋老之說每曰親亡而藉緇黃以薦何待之薄也死欲速葬或溺于陰陽家之言以幸富貴至累年不入土者不孝爲大其卓見類如此君之執喪一遵遺言追慕老而不衰歲時祭祀烹蓄悽愴如將見之言及則必泣然弟習之少君四十歲撫之如子捐祖產以

異之而不忍析爨弟亦恭謹好學事君猶父門內以禮
法稱護墳塋如護頭目拜掃必躬必親宗黨貧者收卹
經紀有孤女則爲遣嫁之不惟子弟承教修飭厮僕亦
能以生事相戒有古樟坡居士晚又
築亭其上榜曰可高賦詩屢酬者衆鑰亦預焉嘉定四
年八月屬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六娶孫氏繼萬氏皆
贈安人二子長曰統迪功郎宣德主簿衢州比校務調
邵武軍司法姿稟端重居家臨政綽有父風不幸先一
年亡次曰纘孫四人俱俶儻皆業儒幼曰宅孫女四

人伯適進士劉頤仲適國學進士張復道叔從浮層名
法定季適進士萬達友孫三人習之與纓將以五年十
月丁酉葬君于縣蓋竹山寔附先塋君志也君敏而靜
貫穿百家不爲艱深之文明白曠暢若詩辭高勝淡而實
腴即席唱酬鋒起泉湧人異其捷而服其工所至留心
風教勉厲後學長弊有陰君子林君維屏號榕臺先生
君屈致邑庠遇講書與其長率邑之寓公聽焉學者益
勵丞相梁文靖公聞之遂招入郡中一時政化之盛君
實啓之憂居開義學來者輒受勸諭有文齋舍有銘深

太大帶濟濟翼翼習俗益嫩臨海官事整暇太守熊公
克遇視學則請君爲說春秋光化既冥之銳意興作里士監南嶽廟汪君伋與其
化則又親見之記皆鑰爲之自爾舉得士爲多家素
弟份斥家財爲之倡衆亦競勸輪奐鼎新照映山川舉
梁之文落成之記皆鑰爲之自爾舉得士爲多家素
貧孫安人初以田四頃自隨伏臘粗給仕幾四紀無一
巳之益客至必留盡歡或假貸以續食人爲不堪晏如
也歸老餘年齒落復生髮白更黑頎然爲鄉曲之望詩
文甚多隨有散佚今惟乾坤二卦中庸大學禹貢洪範

講義春秋十二公論各一卷歷代中興君臣論二卷擬進萬言書一卷樟坡集三十卷藏焉銘曰

阜陵取士隆興之春惟溫最盛二十七人我幸同升洊官海濱相與往來久而益親四十餘年如星向晨惟宋與余壽踰八旬宋君忽焉而迹遽陳行義治政謫然弗泯難弟貽書其請甚勤哀懷易感勒銘翠珉

從兄樓府君墓誌銘

我大父太師齊國公五子二十五孫惟九伯父五子皆鑰之兄也諸兄凋零殆盡惟兄長鑰一歲自幼少追逐

晚孟相親綸投閉十三年時時步屧相過山肴野蔌聽琴觀奕酒酣而歸甚適也憂患之餘既掛衣冠期與兄樂此晚暮嚴召還朝重惜此別初謂可以復尋舊鉛兄亦促使蚤歸忽聞兄訃驚痛不自勝乞身未遂又聞將葬二子來求銘嗚呼遂無兄可事矣雪涕書之兄諱鎡字少及吾家世爲明之奉化人入城而著籍于鄞者至吾兄弟五世矣推而上之僅得八世積德有素至高祖先生諱郁決科起家一仕遽休仍教授鄉里官止大理評事累贈正議大夫會祖諱常朝議大夫累贈太傅祖

諱昇徵猷閣直學士累贈太師齊國公父諱琚朝散郎
母陳氏封安人朝散兒女俱衆與安人勤儉治家允篤
意教子叔子鉉有場屋盛名以丙科仕至臨安教官季
子鉅亦自太學晚爲欽丞兄幼子也
外媼力事親于伯仲間急病讓黃心計精密既不及祿
仕一意守家法安分知足自奉至薄量入爲用數十年
如一日朝散得齊公繼繡堂故基爲宅後既不足以容
衆兄得田三畝力營築室未幾落成過者駭觀入其家
濟濟如禪房精舍地無一塵關門臨水得城南勝處內

地纔幾弓花卉果蓏手植以供小摘之需眞隱士之廬
也朝而誦經晝則假寢暮止三酌陶然自適一呼燭則
不復飲食故絕少疾病性諒直語輒見肺肝親故有過
忠告或面折之自謂愛人以德人亦好賓客至則談笑
及致祭謹甚一物一器必出親臨尤好賓客至則談笑
款洽小酌亦有恩義夫婦齊年俱至七十親黨合樂高
會扁其堂曰雙慶冬至元旦鄉稔有序拜之禮兄必夙
戒子弟率先而往風雨不渝每自言曰吾無才術以發
身賴祖先宗族之庇處夏屋三紀何以堪之生計素薄

不足以卒歲斤斤自處人不見其際遂爲鄉里善人以
終嘉定四年六月屬疾初無他苦丙申卒于家享年七
十有六娶密海李氏克相夫子以齊其家二子浹洽一
女適文林郎撫州崇仁縣丞舒祐孫六人權柄校楷檜
楹俱業儒楹出繼爲長兄主簿鉅之孫女口八長適
方楷次許適侯榘舒榘外孫也餘尚幼將以是年五
葬兄于通遠鄉金谷之原植德菴後兄所自卜欲從
兄于地下也兄雖出世家辛苦自立竹頭木屑未始
棄物多可爲兩用若瑣瑣者先具美櫝藏壽藏雖一日二

日可爲者亦皆豫辦略無拘忌之嫌又可見兄之曠達矣二子事親素謹兄亦以家務分委之繼繡舊堂幾不能保兒言之或至泣下汝力圖而得之兄又喜甚將以故扁揭之未能也鑰既不得歸奉吾兄自念叨竊逾分上有憂責下困應酬每起伏波詼少游之嘆今日東望尤爲心折淚迸哀哉無及也已銘曰

齊公守鄉始立鍚坊五家聚處昆令季强兄之與我親如同氣期盡此生日夕陪侍病不及問喪不得歸尚銘諸幽以寫我悲鄉里善人又以考終咨爾後來尚振素

風

文鬼集

玫媿集卷二百九